

# 鑑湖女俠秋瑾

王成聖

原名閨瑾乳名瑜娘

三代以下，女界之黑暗極矣！纏足以弱其身體，不學以愚其智識。而女子遂喪其固有之人格，等於動物，僅足供男子之玩好。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術而壓抑之，而女權遂亡。間有一二如梁紅玉、秦良玉者，千百年不得其一。然皆為一姓之興亡，而非為人民謀公益。至於以國民之權利，民族之思想，犧牲其性命，而為民流血者，求之吾中國四千年之女界，秋瑾殆為第一人焉。則秋瑾之死，為歷史上放光明者，良非淺鮮！

——明夷女史：「為秋瑾被殺事」

右文，係光緒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〇七）六月初六（陽曆七月十五日、星期一）天既節，革命先烈秋瑾慷慨赴義後，人心激憤，輿論大譁，報章雜誌騰載的哀悼文章之一。當時，全國各地出版物，莫不長篇累牘，刊登對秋瑾「正法」一案的抗議與抨擊。街頭巷尾，茶樓酒肆，人人都在惋惜悲歎秋瑾之死，交相指責清廷清吏之專橫殘暴。革命志士懷着沉痛的心情加速準備起義，舉國同胞一致喊出為秋瑾報仇的口號。

。悲痛憤慨匯集成波濤壯闊的革命洪流，洶湧澎湃，莫可禦京，掀翻了滿清朝廷，建立了中華民國。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近代中國人物之中，當以秋瑾之死最稱轟轟烈烈，驚天地而泣鬼神，產生了風雲變色，天搖地動的衝激力量。

秋瑾，字璿卿，號競雄，別署鑑湖女俠，浙江紹興人。鑑湖便在紹興縣南，舊跨山陰、會稽二縣，總納兩縣之水。唐朝大詩人賀知章，曾經呈准以鑑湖爲放生池，唐明皇特地頒賜鏡湖曲，因而又名賀監湖，那是因爲賀知章時任祕書監的緣故。

秋瑾的父親名壽南，字星猴，號益山。母親原氏，是浙江蕭山望族，名門閨秀。秋壽南中過舉人，經大挑後，曾經到台灣來做過官，後來調任福建閩侯知縣，赴任時原氏夫人正在懷孕，光緒元年（公元一八七五年）十月十一日，鑑湖女俠誕生於福建閩侯知縣衙門，秋壽南替她取名閩瑾，乳名瑜娘，到秋閩瑾自北京東渡，負笈日本的時候，方始去「閩」一字，而名秋瑾。在秋瑾的上面有一個庶出的哥哥名宗章，後來又有了一個妹妹取名理，字珮卿。秋家是書香門第，簪笏世家。秋瑾小時候又長得豐神秀逸，冰雪聰明，眉宇之間流露一股英氣，因而特別受到父母雙親的寵愛，一切任從她的個性發展。年方六歲，秋壽南便給她和她的哥哥延攬到一位飽學之士，設塾教讀。不久秋瑾又對習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她父親馬上就給她聘請了一位名武師爲師，秋瑾曾從之習武多年。所以秋瑾不但飽讀經史，尤其嫻於武術，她的劍術非常之好，那完全是真刀真槍真功夫。就一百年前的中國女孩子來說，秋瑾委實稱得上是够幸運的。

少年時期的秋瑾，明眸皓齒，麗質天成。她讀書能通大義，寫得一手的詩詞歌賦好文章。平素深慕朱家、郭解之爲人，嫵媚颯爽，兼而有之。胸中極有見地，嘴巴能說會道，馳馬擊劍是她的專長，酒量之宏不減鬚眉丈夫，儼然以花木蘭、秦良玉自況。鋒頭之健，一時無兩，也不知羨煞多少少年兒郎。

### 說湖南話像湖南人

古來才大難爲用，像秋瑾這樣文武兼資，才華橫溢的女孩子，要想選一位才貌相當的理想夫婿，着實是很難很難。因此從閩侯到湘潭，忽忽二十一年，雖然登門求親的絡繹不絕，戶限爲穿，但是俱難得中秋瑾和她父母的法眼，秋瑾依舊待字閨中，尙是雲英未嫁之身。舊時通行早婚，二十一歲猶爲待嫁女兒，在當年要算是很不尋常之事了。青年時期的秋瑾，被她父親人前人後欣欣然的評之爲秋家不櫛進士，親友之間也衆口咸同稱她爲女才子。在那一段時期，秋瑾對於詩詞歌賦的興趣很高，執管爲文，靈感泉湧，信手揮洒，有如宿構。而她署名則一律使用「閩瑾」二字，後世之人爲她輯印詩文時，以爲秋閩瑾另有其人，全部屏諸集外，其實是大謬不然的。往後秋瑾臨刑前的一句遺詩：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，曾經傳誦遐邇，一致公認是千古絕唱。實則採自她青年時代的作品：「秋風愁煞人，秋雨愁煞人」兩句。秋瑾的父親秋壽南，還曾以這兩句詩過於衰颯，對秋瑾諄諄告誡，殊不知她却就此一語成讖了。

秋壽南福建閩侯知縣任期屆滿，陞任直隸州知州，其間經過了一段候缺需次的歷程，方才得了一個新



為秋瑾和服照。大革而命，第一女烈士，鑑湖女俠。

四

設機構的差使。緣在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，湖南湘潭縣自關為商埠，正式設置湘潭關以前，曾經先行設立了一所權運局，也就是食鹽專賣機關。秋壽南便攜家帶眷，同赴任所，自此在湘潭一住多年，所以秋瑾籍貫是浙江，誕生於福建，長大在湖南。她說的是一口湖南話，生活習慣，性情脾氣，十足的像是一個湖南人。

秋壽南在湘潭辦理食鹽專賣，工作很清閑，差使却是個肥缺。暇時他喜歡呼朋牽侶，詩酒唱和。在湘潭他結識了一個好朋友，原籍山西方原，太平天國亂後遷居湘潭的王黻臣。這王黻臣也是一個性情中人，幼讀詩書



，滿腹經綸，但却薄仕進不爲，屈身爲賈，財富越聚越多，蔚成一方巨富。便在湘潭十八總由義巷，買了一棟佔地數十畝，有屋百餘間的巨宅。並且循清吏之請，在宅旁開設一井義元典當舖，作當地百姓融資之用。平時最好修橋補路，賑災濟貧。其後曾在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湘中霪雨成災，山洪暴發，湘潭一地頓成澤國，轉眼間化爲一片汪洋。王猷臣一家，幸而及早有備，都逃到了郊外的高土山上。然而湘潭居民却受厄於水，大半葬身魚腹。那些倖而爬上屋頂去的，又因爲大水冲倒房屋，全都落在水中，載浮載沉，掙扎求生。王猷臣觀狀於心不忍，他獨斥巨資，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」，招募了不少划子水手，竭力搶救，很被他救起了不少的人。其後水退，又在三官殿長期施粥，全活無算。當地官紳，有感於他的義舉，聯名奏報清廷。清廷下旨，封贈王猷臣員外郎的官銜。王猷臣却又功成不居，固辭不受，由而給他博得了一個大善人的雅號。

秋壽南和王猷臣，還有一位鄉紳李潤生，時相過從，漸成莫逆，王猷臣久聞秋瑾的才名，又曾在秋宅見過幾面，對秋瑾的印象，異常之好，便拜託李潤生担任冰人，到秋家去求親。王猷臣娶妻屈氏，膝下共有三子。長子王介，業已娶妻周氏。次子王子著，也肯發奮讀書，只是身體不太好，常年鬧病。當他病革之際，王猷臣還把他未過門的媳婦楊氏女娶過門來沖喜，沒想到如花美眷過門未久，王子著竟然無福消受，一命嗚呼。王猷臣的第三子名子芳，字廷鈞，是他三個兒子之中才貌最佳的一位。面目俊秀，風度翩翩，不但最獲父母歡心，而且還頗有文名。王猷臣一向將王子芳當做跨灶子，齊賢兒，認爲他能配得上秋瑾

，這才敢請人去向秋家求親的。

王子芳，秋壽南也曾見過。雙方門當戶對，才貌相侔，加以秋瑾的年齡也不小了。他和秋夫人，秋瑾本人商量過後，便一口答應了這門親事。在當時滿以為這是一樁美滿姻緣，殊不知數年以後即成怨偶，反使秋瑾下定決心，掙脫樊籠，走上了負笈東瀛，矢志革命，成千秋萬世大名的康莊大道，這確是王秋兩家始料未及之事。

### 婆母嚴苛滿腔幽怨

從行聘到完婚，前後歷時半年。秋瑾二十一歲那年，時在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秋瑾完成了她的終身大事，鑼鼓喧天，龍鳳花轎，使她成爲王家新婦。過門以後，王子芳待她確是溫存體貼，閨房之間不乏畫眉之樂。佳偶天成，鶼鶼鴦鴦。然而，時日稍久，秋瑾首先發現，夫家是一個極端守舊的大家庭，她被困在新房裏面，頭門不許出，二門不許跨。外間消息，了無所知，家成了枷鎖，成了監獄。尤其，她還有一位帶點神經質的婆婆——屈氏夫人，屈氏性情暴躁，御下嚴苛，即使對於新娶兒媳，也是絲毫不假以辭色。晨昏定省，侍奉羹湯，稍微出一點錯，登時便是當衆呵責。秋瑾是自小嬌生慣養的，幾曾受過這種氣，講究這麼許多規矩？平常度日，自由全失，在她確是苦不堪言。秋瑾在湘潭十八總由義巷夫家，一住兩年。生了一子沅德，字仲瀛。在那兩年之內，她如在桎梏，如坐針氈，內心苦悶已極，却又無從發洩。

，無從反抗。滿腔憤懣幽怨，從下列幾首世間罕見的秋瑾早期詩作中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

### 春日偶占

春色依依映碧紗，窗前重發舊時花，燕兒去後無消息，寂寞當年王謝家。

### 菊

鐵骨霜姿有傲衷，不逢彭澤志徒雄，天桃妄自多含妒，爭奈黃花耐晚風。

### 梧葉

梧葉宵來拂畫欄，西風已覺袷衣單，十分惆悵燈無語，一味相思夢不歡。  
白雁聲中秋思滿，黃花籬畔暮愁寬，却憐鏡裏容貌減，尚為吟詩坐酒殘。

### 秋雁

蘆葦蕭蕭景象秋，鳴聲爭聚白蘋洲，頻興夜月騷人感，慣助河梁旅客愁。  
傳帛解憐蘇武節，揮弦應憶洞庭遊，空勞寫盡西風怨，江外光陰肯少留？

### 秋日獨坐

小坐隙窗把卷哦，湘簾不捲靜垂波，室因地僻知音少，人到無聊感慨多。  
半壁綠苔蛩語響，一庭黃葉雨聲和，劇憐北地秋風早，已覺涼浸翠袖羅。

羅敷媚

寒梅報道春風至，鶯啼翠簾，蝶飛錦簷，楊柳依依綠似煙。

桃花還同人面好，花映前川，人歌秋千，一曲清詩醉綺筵。

相見歡

因書拋却金針，笑相評，忘了窗前，紅日已西沉。

春衫薄掩，簾幙晚粧新，踏青明日，女伴約隣人。

上錄的五首詩，兩闋詞，保存至今，相當的難能可貴，因為秋瑾寫出了她婚後兩年的心境與感受，使我們對於她的思想轉變歷程，有了起點，由而益增認識與瞭解。若將秋瑾早年詩作中的：「室因地僻知音少，人到無聊感慨多」，拿來和她革命時期的詩作，膾炙人口，氣吞河嶽的「黃河源溯浙江潮，爲我中原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神胄是天驕」相比較，前者簡直成爲小兒女家的無病呻吟了。

秋瑾住在夫家常年悶悶懨懨，悒悒寡歡。由於娘家還在湘潭城裏，秋壽南夫婦不忍眼看着愛女日形消瘦，度日如年，便約來王黻臣兩下裏一商量。王黻臣很尊重秋壽南夫婦的意見，對自己那位才華絕世的兒媳也很愛重，同時也是爲自己愛子的前途着想，便聽從秋壽南的勸告，花了一大筆錢，給王子芳捐了一個實缺的工部主事。再以走馬上任爲由，使王子芳、秋瑾小兩口脫離了屈氏夫人的羈絆與管束，僱了一艘官



船，帶了爲數頗鉅的生活費用，由老人家楚五，秋瑾的丫鬢香蓮侍候着，鳶飛魚躍，海闊天空，離開湘潭揚帆航向北京去了。不過，屈氏夫人對於一子一媳的離家遠行，仍然有點不憚於心。所以她堅使秋瑾生的兒子王沅德留在她的身畔。秋瑾爲了爭取自由，拘不過這位固執而嚴厲的婆婆，只好付出了够大的代價，和她襁褓中的愛兒暫時分別。

### 名士派的京官太太

秋瑾夫婦王子芳是闊人家的大少爺，好逸惡勞，懶得麻煩。秋瑾也想一路遊山玩水，領略各地的名勝風光。所以他們這一趟晉京的行程很特別，一不坐火車，二不附海輪。包了一艘官船，從湘潭上船以後，便出湘水，入洞庭，轉折長江、運河，迢遙千里，直達通州、北京。一路不換船隻，等於上船啓程下船就到，真是舒服極了。既抵北京天子脚下，兩夫婦帶男女傭人各一，起先住客棧，不久就在西城椿樹胡同買下一幢渠渠華屋，房屋既寬敞，屋前又有一座水木清華，蒔花植木的大花園。蒼松翠柏，直矗雲天，綠水紅蕖，相映成趣。一切安頓就緒，王子芳忙於接篆視事，應酬交際，秋瑾却命楚五去僱了一輛馬車，只帶一名丫鬢香蓮隨行，她要遊遍北京的內外兩城，三街六市。誰知她這一出門，才叫九城轟動，所到之處，路人無不駐足觀看，側目而視呢。

原來當年京師崇尚奢侈，風氣却是異常閉塞。大小官眷出門，莫不衣羅錦緞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但是

一坐上馬車，偏又垂下車帘，遮蓋得密不通風，內外隔絕。連挑起一線帘縫朝外偷看，都會受到批評指責。唯有秋瑾生性洒脱，胸無城府，她原是僱車觀光北京皇城街市去的，因此她就不肯垂帘深鎖，關在車內。她大大方方的攀登車轆，和趕車的「車把式」坐了個一字並肩。週身襤褸的車把式身畔，坐了個珠翠環繞，如花似玉的年輕官太太，難怪所經之處，路人無不愕然注視，嘖嘖稱奇了。但是秋瑾却居高臨下，揚長過市，她一面左顧右盼，瀏覽景色，一面還在跟車把式問這問那，款款而談。那一天她逛過了巍巍皇宮，王公宅第，繁華市廛，乃至於胡同小巷，猶仍覺得未能盡興，便命車把式直駛城南，來到了一處臭味撲鼻的地方，道路坎坷，又且湫隘狹窄，兩旁不是東倒西歪屋，便是鶉衣百結人。秋瑾大出意外，不曾想到天子脚下，京師重地也有這麼雜亂骯髒之處，她大為驚異的問車把式道：

「這是什麼地方呀？」

那位車把式苦笑着回答她說：

「這兒的地名叫四塊玉，都是窮人住的地方。官老爺官太太平時不會上這兒來的。」

但是這位工部主事夫人秋瑾，却偏偏同情、好奇之心並起，她執意下車親歷其境的去看看究竟。車把式無奈，只好把車停下，讓她帶着香蓮走進一個大雜院，一進門就覺出臭氣冲天，令人欲嘔。一個大雜院裏密密麻麻的到處是人，衣服單薄破爛，人人面有飢色，那麼些人擠在一起竟還會凍得簌簌發抖。這一次北京最大貧民窟之遊，激發了秋瑾悲天憫人的情懷，滿腹的憤懣與不平，從而有了拯救同胞的壯志雄心。

此一深刻不磨的印象，便是她獻身革命最原始的動力。

從這一次驅車出遊爲始，秋瑾打破了北京官眷匿身深宅大院，決不拋頭露面的蔽塞風氣。她每次驅車出門，總是坐在車轅之上，車把式的身邊。而且她洗卸鉛華，不施脂粉，經常都是頭頂上鬆鬆的挽一個髻，一襲青衣，一雙皮靴，手裏還拿着一本書。在車如流水馬如長龍，行人摩肩接踵的大街上旁若無人，揚長過市。有時候東眺西望，觀看街景，有時候則一卷在手，曼聲吟哦。時日一久，北京人誰都知道有這麼一位與衆不同的官眷，由於不曉得她姓甚名誰，究竟是那一位官老爺的夫人，因而私下給她起了一個綽號：名士派的京官太太。

到北京不久，秋瑾便結識了她的第一位閩中膩友，後且肝胆相照，情逾骨肉，終於結成異姓姊妹的吳芝瑛。吳芝瑛是對秋瑾一生影響最大的一位友人，兩人之間的生死交情，至今猶仍傳爲佳話。秋吳友誼之深，由往後秋瑾旅東所寫的「寄季芝三首」七絕詩的字裏行間，不難窺知其一二：

腸斷魂銷子野歌，知心鍾子隔山河，年來自笑無他事，纏繞愁魔更病魔。

金蘭義氣薄雲天，一別迢迢又數年，欲見恨無懷夢草，空勞腸斷行波箋。

相思不見獨傷神，無限襟懷託錦鱗，為問粵東吳季子，千金一諾等行人。

在秋瑾僅祇三十五歲的短暫人生裏，這三首詩，當是用情最深之作。

### 義姊妹倆齊輝並美

吳芝瑛和秋瑾聲光相伴，都是遜清末造最出鋒頭的時代女性。陳去病撰秋瑾小傳，稱譽吳、秋二女爲珊瑚玉樹之齊輝並美，其文曰：

「……（秋瑾）入京師，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，文采昭耀，盛極一時，見者咸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並美也。」

秋瑾初遇吳芝瑛於北京時，也寫有如下的兩首近乎「定情詩」，可見兩人之間的交情：

曾因同調訪天涯，知己相逢樂自偕，不結生死盟終泛，相吹墟篴韻應佳。

芝蘭氣味沁心印，金石襟懷默默諧，文字之交管鮑誼，願今相愛莫相乖！

吳芝瑛是安徽桐城人，桐城古文名家，北京大學總教習吳汝綸的堂姪女。她的父親吳寶三，博學能文，曾經在山東任過知縣，膝下僅有吳芝瑛這一個獨女，因而愛若掌上明珠。自小親自授她讀書寫字，把她教成了一個掃眉才子，不擲進士。吳芝瑛聰明穎悟，體態輕盈，還沒出嫁以前就以書法聞名於世。

吳寶三卸任後便住在上海當寓公，吳芝瑛經常在報章雜誌上投稿，因此才女聲名益噪。她在十九歲那年，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嫁給無錫風流名士廉泉。廉泉是富家子弟，中過舉人，入質捐了個戶部郎中，和秋瑾的丈夫王子芳，同時在北京爲官。



但却由於廉泉中過舉，他家收藏的古董字畫之多，之精，之富，之珍，使他自幼浸淫其間，寢假成爲一位鑑定專家。同時他詩詞歌賦，金石書畫俱擅勝場。在上海曹家渡對岸，和西湖花落觀魚處，俱各建築了一座名園，一般的用小萬柳堂爲名。古柳百株，樓台亭閣，是文人雅士經常聚會之所，因此他的名氣遠比王子芳響亮。北京城裏的王公權貴，達官顯要，如慶親王奕劻、郵傳部尙書盛宣懷，兩江、直隸總督端方，都和他有着很深厚的交情。這位江南才子，無錫名士又極其懂得運用宣傳術，在台逝世的掌故作家高拜石先生，甚至稱他爲：「捧太太成名的怪人」。

廉泉字惠卿，因爲他的杭州小萬柳堂，獨霸南湖勝景，所以世人又稱他爲廉南湖。廉南湖和吳芝瑛伉儷情深，歷久彌新，他捧太太成名確能別出心裁，另有一功。例如端方在兩江總督任內創辦中國第一個南洋勸業會——農工商產品暨文物展覽，廉南湖便親爲太太捉刀，寫了好些瘦金體字，再利用端方的關係，使吳芝瑛的「書法」，和綉聖沈壽的綉品齊同並列，相隣展出，從而使當世之人，無人不知與綉聖媲美的桐城女書法家吳芝瑛，又用有正書局的名義，不惜巨資，以珂羅版印行吳芝瑛手寫的全部楞嚴經長卷，其實是無錫名書法家孫揆均的手筆。廉南湖的代表揚名，以及他屢次偽造古人字畫，終於使他成爲舉國皆知的大名士，名利雙收，盡情享受，自難免有欺世盜名之嫌。不過，這兩夫妻當年的名氣，却也是遠超過王子芳、秋瑾之上的。

吳芝瑛和秋瑾訂交，長日談詩論文，烹茗煮酒，很快的便成爲一對形影不離的膩友。而秋瑾正由於結

交了一位才名藉甚，交遊廣闊的吳芝瑛，讓她開拓了眼界，增長了見識，尤且基於吳芝瑛的介紹，給她添加了不少志同道合，氣味相投的知己友好。例如吳芝瑛的幾位親戚龔味蓀、陳華，以及陶荻子夫婦。她的社交圈子越來越廣，漸漸的她又認識了湖南人戶部郎中，「光緒會稽錄」的著者李希聖，帝國日報主筆劉少之。進而應李劉二氏之請，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詩文，開始的時候是些唱和之作，漸次寫些政論性夾敘夾議的文章。從這個時候起，秋瑾對政治發生興趣了。

### 一 洗奇羞澄清神州

秋瑾到北京後的所見所聞所經歷，無可否認的，在在給予她甚深的感觸與莫大的刺激。從慈禧太后的窮奢極侈，胡天胡帝，到四塊玉貧民窟的飢寒交迫，淒苦無告，已經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，加以廉南湖本人向以立憲黨人自居，康有為公車上書，一千二百餘位舉人之中就有廉的鼎鼎大名。此外如吳芝瑛、李希聖、劉少之……無一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所謂維新人士。從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秋瑾到北京定居，以迄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她毅然離婚，東渡日本為止。秋瑾在天子脚下住了整整六年，她所親身經歷，親眼目觀的巨變，計有光緒銳意變法、百日維新，演至慈禧復出垂簾、囚光緒帝、誅六君子。以及義和團起事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慈禧光緒出奔長安，幾乎釀成亡國慘禍。又如辛丑和約之簽訂，日俄開戰之以我國東北為戰場，清廷反而宣告中立，清廷之昏庸頹頹，喪權辱國，其倒行逆

施，親痛仇快之舉，遂使有識之士，憤激異常，血脈憤張，從而激發出革命的火花。尤其是卓犖不羣，感觸敏銳的秋瑾女俠，她永遠走在時代的尖端，自不滿現實的改革思想，一躍而為積極進行的革命主張。八國聯軍役後，秋瑾便沉痛已極，氣壯山河的寫下了古風「寶刀歌」，是為她的革命誓詞，同時，也是她大氣磅礴，傳誦千古的不朽之作：

### 秋瑾寶刀歌

漢宮闕斜陽裏，五千餘年古國死，一睡沉沉數百年，大家不識做奴恥！  
憶昔我祖名軒轅，發祥根據在崑崙，闢地黃河及長江，大刀霍霍定中原。  
痛哭煤山可奈何，帝城荊棘埋銅駝，幾番回頭京華望，亡國悲歌涕淚多。  
北上聯軍八國衆，把我江山又贈送，白鬼西來做警鐘，漢人驚破奴才夢！  
主人贈我金錯刀，我今得此心雄豪，赤鐵主義當今日，百萬頭顱等一毛。  
沐日浴月百寶光，輕生七尺可昂藏，誓將死裏求生路，世界和平賴武裝。  
不觀荊軻作秦客，圖窮匕首見盈尺，殿前一擊雖不中，已奪專制魔王魄。  
我欲雙手援祖國，奴種流傳遍禹域，心死人人奈爾何？援筆作此寶刀歌！  
寶刀之歌壯肝胆，死國靈魂喚起多，寶刀俠劍孰與儔？平生了了舊恩仇。

莫嫌刀劍非英物，救國奇功賴爾收。

願從茲以天地為爐陰陽為炭兮，鐵聚九州！

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，澄清神州！

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，一洗數百年國史之奇羞！

繼寶刀歌之後，秋瑾又以鐵與血在吟唱，唱出令人壯懷激烈，盪氣迴腸的「寶劍歌」，是為四萬萬同胞共同一致，拯救國家民族的莊嚴誓言。同樣的是人類史上的必傳之作：

炎帝世系傷中絕，茫茫國恨何時雪，世無平權祇強權，活到興亡眦欲裂！

千金買得寶劍來，公理不恃恃赤鐵，死生一事付鴻毛，人生到此方英傑！

飢時欲啖仇人頭，渴時欲飲匈奴血，俠骨峻嶒傲九州，不信大剛剛則折。

血染斑斑已化碧，漢王誅暴由三尺，五胡亂晉南北分，衣冠文弱難辭責。

君不見——

劍氣梭梭貫牛斗，胸中了了舊恩仇！鋒芒未露已驚世，養晦京華幾度秋，

一匣藏深不露鋒，知音落落世難逢。空山一夜驚風雨，躍躍沈吟欲化龍。

寶光閃閃驚四座，九天白日闇無色。按劍相顧讀史書，書中談國多奸賊，



中原忽化牧羊場，咄咄腥風吹禹域，除却干將與莫邪，世界伊誰開暗黑？

斬盡妖魔百鬼藏，澄清天下本天職，他年成敗利鈍不計較，但恃鐵血主義報祖國。

### 改革思想驚人言論

秋瑾矢志獻身革命，勇猛激進，其勢有如出柙之虎。她在天子脚下京畿重地倡組天足會，提倡天足運動，奔走號召，大聲疾呼，每每聲淚皆下；——「女學不興，種族不強。女權不振，國勢必弱。欲興女學，振女權，又必先自放足始！」她懷着一股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，無視紫禁城裏的慈禧朝廷，通城巡邏的清吏清兵。工部主事王子芳夫人秋瑾，到處發表演說，呼籲實行男女平權，洵雪男尊女卑的恥辱，導女界生活於正軌，漸漸的，她開始有了激烈的言詞，非常的引人注意。北京朝野人士，幾乎無人不知有她這麼一個够激烈的女權運動者，贊成她的，稱她為中國的羅蘭夫人，詆譏她的則斥之為人羣之妖魔。紫禁城裏皇宮附近，居然有一位少婦在公開進行改革運動，這還是破天荒從所未有之事，秋瑾的異姓姊妹吳芝瑛為她的安全耽心，經常在告誡她說：

「你的言論駭人聽聞，時日一久可能生禍，你應該謹慎小心一點。」

然而，秋瑾却慷慨動容，義形於色的回答她說：

「英姐，請你休怪我直言，因為我的宗旨正在於此。我有信心，將來中國的女性一定會恢復天足，而



秋瑾中裝照，時在北平居家時。

且女學必將大興，女孩子可以和男孩子同樣的接受高深教育，從而使女權提高，男女平等。這些事情，見效可能要等到幾十年以後，可是，今日如果我不首起發難，努力提倡，後起者又將何以爲繼呢？」

七八十年前秋瑾的遠見，以今日台灣而言，確是已經兌了現的。前幾年，台灣即已出現了大學女生人數超過男生的「嚴重問題」。當年冒着生命危險，爭取男女平等的秋瑾地下有知，亦當含笑於九泉了。

自湘潭抵北京後，王子芳和秋瑾所走的路向截然不同，完全相反。工部主事本來是個芝麻豆大的小京官，而且他做的還是個閑差使，工部就是後來農工商部，尙書同於後之部長，其下有左右侍郎，郎中是司的主

管，其下尤有員外郎、主事、筆帖式及額外司員。當一名正六品的主事，一年不過支六十兩銀子的俸給，三十石米。這一筆淺淺的薪俸，還不够王子芳過年過節賞傭人呢。想撈油水，更是挨不着工部主事的份。清代北京官場，早有諛而且虐的說法：有道是吏部貴、戶部富、禮部貧、兵部武、刑部威、工部賤。沒有油水可撈的京官，特以爲生的，只有一種公開的紅包，是即所謂印結費。印結費的由來，是各省官員進京引見，分發官職，必須經由同鄉的京官出一個保結，保證確實認識那就是某某人，以及他並無違法礙規之事。需要這種保結的，當然要拿一筆錢出來意思意思。大抵各省京官之中，以江蘇、浙江、湖南三省籍者收入較多。那是因爲江浙人做官的一向比較多些，而湖南自太平天國之役，會國藩起湘軍以後，尤有後來居上之勢。王子芳佔了身爲湖南人的便宜，一個月也能分潤到幾十兩乃至一百幾十兩銀子。他本來就是富家子弟，又是最獲父母歡心的一個，在家中，一向予取予求，揮霍慣了的。到了北京，天子脚下，紅塵十丈，滿目繁華，王子芳既然有的是從家中帶出來的錢，便有些花天酒地，整日价徵歌逐舞的京官闊少，乃至於貝子貝勒，常日和他夥在一起，追歡逐樂，沉湎酒色，有時候甚至於徹夜不歸，銀子像流水一樣的花出去。區區百兒八十兩的收入，何曾放在他的眼裏。所以，王子芳在工部爲官，儘情享受是實，「千里爲官只爲財」在他是不屑爲的以外，連努力巴結，認真辦事，博個步步高陞，榮宗耀祖，在他也是全然不以爲意的。

如此這般，秋瑾漸漸的就對王子芳因失望而怨懟，因怨懟而不滿了。她認爲王子芳的生活態度太浪漫

，太頹廢。經常開銷太奢侈，太浪費。尤其深心歛望的是——王子芳絲毫沒有上進之心。

### 同床異夢演成怨偶

秋瑾早就知道，捐來的京官，倘若肯於讀書，就可以超過秀才一級，以附監生的資格，赴順天鄉試，考舉人。中了舉人以後還可以應禮部會試成進士，甚或熬出一個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、點翰林，也並不是全無指望的。可是，王子芳美豐儀，善交際，不啻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，偏偏就對於讀書毫無興趣。到了北京以後，秋瑾一再勉勵他訪名師，求學問，他都有如春風過耳，一逝無蹤。秋瑾眼看他仕進之途殆已絕望，而且還會朝墮落荒唐的路上走，天長日久，只有越陷越深。於是她唯有不斷苦口婆心的規勸，勸得王子芳心煩起來，閨中勃谿，夫妻詬誶，當然是難免的了。夫妻吵架一開了頭，多半會越演越厲，一發不可遏止。一對少年恩愛夫妻，感情上蒙罩了陰影，浸假便形成了裂痕。這便是秋瑾和王子芳成立小家庭以後竟成怨偶，居然鬧到離婚而後止的原因與歷程。

在夫妻失和的那一段時期，秋瑾的內心非常苦悶，精神上也有着極其沉重的壓力。寓京多年，她的交遊圈已在漸次的擴大，除了廉南湖、吳芝瑛、李希聖、劉少之等志同道合的友好以外。光緒二十九、三十年（一九〇三——四）之交，秋瑾父親同事的兒子陶定南，入京在農工商部任事，秋瑾看到邸報，立刻跑去和他聯繫。早年在湘潭，彼此都是通家之好，青梅竹馬的少年玩侶，如今更一般的有兒有女了。



秋瑾把陶玉東和他的太太宋湘嫻，當做自己的親人看待。陶玉東的族人陶杏南（大均），畢業於北京同文館，娶了一位日本太太荻子。陶杏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（等於現在的外交部）任職，為人很開通。荻子尤其知書達禮，完全中國化，兩夫妻都跟秋瑾談得來，往後秋瑾之赴日深造，也可以說是受了荻子的影響。

此外，還有一對徐家姐妹，姐姐徐自華是秋瑾的詩友，妹妹徐蘊華則拜秋瑾爲師。這兩姐妹是浙江崇德人，父兄都在北京做官，徐自華和秋瑾係因文字而訂交，結爲異姓骨肉的。她們和廉南湖、陶杏南、陶玉東三對夫婦，便是秋瑾在北京時期最親密的朋友，每一次秋瑾和王子芳發生爭吵，都是由他們奔走、勸說，做和事佬。因此，他們和王子芳也很熟悉。

從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偕王子芳入京任職，到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兩夫妻離婚，秋瑾東渡赴日深造。在北京一住六年。這六年之間，秋瑾和王子芳也曾兩度離開過北京。時間是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前後。第一次係因義和團大鬧北京時期，秋瑾、王子芳曾避往北京城外，住到北京平靜的時候爲止，再回到北京城裏。所以在義和團、八國聯軍兩次大亂中，他們兩夫婦的財物都沒有什麼損失。

第二次則在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辛丑和約簽訂以後，由於王子芳的母親屈太夫人聽說北京一連兩次大亂，對於愛子在京爲官很不放心。她又拿出一筆鉅款，給王子芳捐了一個江蘇候補道，有官無職，地位升高，然後再命王子芳的大哥拍一封急電，誑稱屈太夫人生病，把兩夫婦騙回湘潭家中。

這一回返鄉之行，依舊是包下官船直航湘潭。王子芳、秋瑾「衣錦榮歸」，在湘潭王家是一樁風光熱鬧的大事，王家大門口鞭砲長鳴，遠近趕來的親友在轎廳列隊迎候。兩夫婦先祭祖，再拜見父母尊長。然後又是家宴，親友輪流宴請，足足忙了好些天，只這便是王子芳千里爲官僅有的一點額外收穫。

屈太夫人其實並沒有生病，她只是想看一看愛兒王子芳，留他在家多住些時。秋瑾的父親秋壽南則已經調了差，不過家眷仍舊留在湘潭。一別三年，彼此繫念，秋瑾便請准翁婆，回娘家去和母親、妹妹盤桓幾天。白晝和母妹絮話家常，入夜與胞妹珮卿長談大被，聯床共話。親情洋溢，那是秋瑾三年以來心情最輕鬆愉快的時候。

### 故鄉遇盜重返京華

就在秋瑾歸寧的那幾天裏，一夜，湘潭王家忽生驚人盜案。兩名北京慣賊，「賽時遷」張得勝，和「燕子飛」萬瑞生，居然從北京城裏暗跟蹤王子芳到湘潭王家。乘秋瑾歸寧，王子芳隻身獨臥，飛簷走壁，穿堂入室，把王子芳一隻滿貯古董珍玩的手提箱給偷了去，內中所貯之物，價值巨萬。王子芳發現盜案後，急怒攻心，氣得生了一場大病。當地知縣也曾登門拜訪，慰問查看，可是兩名慣竊早已鴻飛冥冥，逃出湖南省了，只抓到一個窩藏盜匪的老廟祝。

夫家失竊，丈夫得病，秋瑾只好從娘家趕回去，詎料王子芳一病數月，再加上秋瑾在是年八月生下一

個女兒，取名桂芬，字燦芝。秋燦芝呱呱墜地之際，北京友好拍來電報，王子芳的大哥王子介實授湖北麻城督銷局督辦，王子芳則有實授江蘇兵備道的消息，這又是錢可通天之例。友好催促王子芳立即晉京打點，可是秋瑾還在坐月子。因此，王子芳等到秋瑾滿月以後，和秋瑾自長江出海，附洋輪北上。

這是秋瑾第一次飄洋過海，坐大輪船，她曾有「航海記事」兩首，紀其實——

四望渾無岸，洋洋信大觀，舟疑飛鳥渡，山似毒龍蟠。萬賴潮聲迥，千峯雲際攢，茫茫煙水裏，鄉思入眉端。

水天同一色，突兀聳孤巒，望遠胸襟暢，憑窗眼界寬。銀濤疑壁立，青浪逼人寒，咫尺皇州近，休謂引路難。

看上去，當是秋瑾在輪船將抵天津大沽口時寫的。

重返京華，友好歡聚，自難免又有幾場熱鬧。然而，國事凋蟻，外侮日亟。清廷的昏庸顛頑，官吏的醉生夢死，在在都使秋瑾熱血沸騰，感慨萬千。她曾有兩首備極沉痛的詩作：

### 感 事

亦有危巢燕，應憐故國駝，東侵憂未已，西望計如何？儒士思投筆，閨人欲負戈，誰為濟時彥？相與挽頽波。

感懷

莽莽神州嘆陸沉，救時無計愧偷生，搏沙有願興亡楚，博浪無錐擊暴秦。  
國破方知人種賤，義高不礙客囊貧，經營恨未酬同志，把劍悲歌涕淚橫。

一年容易又秋風，轉瞬到了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中秋，王子芳選在北京候補，整天吃喝玩樂，花天酒地以外，又被引起了捧女戲子的興趣。他想娶一位坤伶進門，做他的姨太太，這在多年提倡女權的秋瑾聽來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荒唐行爲。於是夫妻之間勃然又起，經常鬧得不可開交。秋瑾的心情越來越苦悶了。那日中秋佳節，她一連寫了兩闕滿江紅，這又是秋瑾的兩首必傳之作，全文如次：

其一

小住京華，早又是中秋佳節。為籬下黃花開遍，秋容如拭！四面歌殘終破楚，八年風味徒思浙！苦將儂強派作蛾眉，殊未屑！

身不得，男兒列，心却比，男兒烈！平生肝胆，因人常熱。俗子胸襟誰識我？英雄末路帶磨折。莽莽紅塵何處覓知音，青衫濕。

這一闕滿江紅還有點自嗟自悲，恨自己生爲女兒身的幽怨悵憤意味。然而，下一闕滿江紅裏却又是豪氣萬丈，鬥志昂揚，掃盡惺惺兒女態了。此所以秋瑾之爲鑑湖女俠，委實名不虛傳！

## 其二

骯髒塵寰，問幾個男兒英哲？算只有蛾眉隊裏，時聞傑出！良玉勛名襟上淚，雲英事業心頭血，醉摩挲長劍作龍吟，聲悲咽。

自由香，常思熱，家國恨，何時泄？吾儕今日，各宜努力！振拔須思安種頻，繁華但莫誇衣袂！算弓鞋三寸太無為，宜改革！

### 析產分居大洋一萬

弓鞋三寸太無為，如何改革？秋瑾先自家庭改革入手。她看不慣北京城裏的烏烟瘴氣，王子芳和他那一幫朋友的紙醉金迷。她決定掙脫這個令人消磨志氣的樊籠。王子芳想討一個坤伶爲妾，秋瑾便提出分居的要求。

「分居？」王子芳大爲驚異的問她：「璿卿，妳要到那兒去？」

「日本。」秋瑾斬釘截鐵的回答，又作補充說明道：「我決心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深感自己的學識能力不夠，所以我要到日本去留學。」

王子芳沒有答應，他祇是輕蔑的聳肩勝。在他的心目之中，舊時代的女性頭門不出，二門不跨。要想遠渡重洋上入地生疏，語言不通的異域日本，還想留學，那簡直是癡人說夢。



但是，秋瑾一生劍及履及，言出必行。她所決定的事情，即今天大的力量也無法改變。當她把「日本」二字說出口，日本就成了她唯一的目的地。王子芳悶聲不響，她緊接着便採行有計劃的行動，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目前我所缺少的僅祇是旅費和學費。家裏帶出來的錢，原是我們的生活費用，當然也有我的一份。你分一半給我，那就儘够了。」

王子芳眼見分居，旅日弄假成真了。他也着了急，當場峻然拒絕。秋瑾鏗而不舍，據理力爭，再經過諸友好的居間調處。幾經波折，終於獲致協議：由於秋瑾堅持赴日留學，王子芳勉予同意暫時分居。他將交給秋瑾一萬元，供秋瑾留學日本之用。

但是秋瑾不願藕斷絲連，她所謂的分居其實是正式離婚。她要完成正式離婚手續，今後與王子芳互不相干。一方面，她是在遷給王子芳的所需要的自由，讓他光明正大，名正言順的娶那位坤伶為妻。另一方面她也要割棄一切牽掛，將她的全身心獻給偉大的革命運動。

由而再起交涉，秋瑾央請陶杏南和她一位遠親陳靜齋出面，和王子芳正式協議離婚。她毫無留戀的遷出了椿樹胡同，那一幢水木清華，美輪美奐，但却充滿痛苦、悵悶回憶的住宅，帶着一萬塊錢，成為廉南湖、吳芝瑛兩夫婦的上賓。

經由荻子的介紹，秋瑾請到一位精通華語的日本老先生中島裁之，教她日文日語，她要在抵達日本以

前，就把日語學會，免得到時受窘。就在這一個積極準備成行時期，秋瑾首次表現了她理財的才幹。她想保住她唯一的一筆本錢，將本求利，以利息支應她出國以前的生活費用。秋瑾把一萬塊錢交給一位在北京經商的親戚，跟他合夥做生意。等到雙方約定的一月付息之期，秋瑾跑去拿利息，居然一連幾次沒見着那位親戚的面，最後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，此公却愁眉苦臉，唉聲嘆氣。他推說經營失敗，放出去的錢又收不同來，連利息都無法支付。秋瑾的將本求利終於成爲血本無歸。

唯一的活命本錢，化作了鏡花水月，可是秋瑾毫不氣餒。她變賣首飾，得了一筆錢，準備啓程赴日。兒時玩伴陶玉東原是從日本學成歸來的，他代秋瑾寫了幾封情詞懇切的介紹信，請他在東京的昔日同窗，盡力照料秋瑾。又怕秋瑾資斧不充，湊了幾百塊錢，說好說歹的硬塞到秋瑾的行囊之中。

那一天，秋瑾啓程在即，正在託人洽購自天津到日本的船票，她興高采烈的回到所寄寓的廉宅，劈面看到廉南湖正匆匆出門而去，秋瑾和廉南湖擦身而過，廉南湖頭也不回的說：

「璿卿，妳來得正好，芝英正要找妳商量一件事呢。」

秋瑾很快的找到了吳芝英，發現她正柳眉深鎖，面有重憂，當下忙不迭的問道：

「英姐，出了什麼事？」

## 保皇黨東京出洋相

吳芝瑛抬起頭來看了一眼秋瑾，又低下頭去不勝低徊的說：

「河北寧河，前任主事王照……」

秋瑾立刻便接口問道：

「王照，不就是王小航先生嗎？」

吳芝瑛點點頭，聲音悶悶的回答：

「不錯，就是那位常常在報紙上用白話文寫文章的王小航先生。」

秋瑾急急的問：

「他怎麼樣了？」

吳芝瑛搖頭太息，不勝感慨的說：

「他被打下刑部大牢了！」

秋瑾聽了，不覺一震。她和王照從無一面之雅，只是讀過不少他的白話文作品，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迹，認爲他不失爲一個敢言能文之士，當代難得的人才而已——王照，字小航，直隸寧河人，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七月初五（八月二十一日），他以禮部主事的身份，上了一個奏摺，建議下列三事：

一、請光緒出國遊歷各國，先往日本，以次繼往歐美各國。

二、指陳廷臣僞作持正不阿，諛謗光緒，斥爲不忠不敬之行爲。

### 三、請設立教部，扶翼聖教。

由於禮部主事官卑職小，沒有資格向皇帝直接上奏摺，王照乃請禮部尚書許應騤代奏，許應騤不肯，王照便具疏參劾但凡有資格代奏的禮部尚書、侍郎，並且親自到部遞送。揚言再不轉奏皇帝的話，他就要到都察院呈遞去了。禮部滿籍尚書懷塔布等，唯恐釀成風波，只好代王照轉奏了事。

可是，許應騤却爲卸責起見，也具疏參劾王照藉故挾制，咆哮公堂。同時他申辯拒絕代奏的原因，是鑒於王照勸光緒游歷日本，「陷皇上於危地」。

王照、許應騤的兩本奏摺，一齊呈遞到光緒跟前。當時正值百日維新，光緒極力厲行新政，廣開言路。看了王照的奏摺，當下便赫然震怒。七月十六（九月一日）下詔痛責禮部堂官（包括兩位尚書：懷塔布、許應騤。四名侍郎：堃岫、溥頤、徐會灃、曾廣漢）「狃於積習，致成壅蔽」。六名堂官一律交部議處。並且規定以後各衙門員司如有條陳，堂官不得拆閱，應該立即代奏。七月二十日（九月五日），禮部的六名堂官全部免職，王照則賞給三品頂戴，並以四品京堂後補。二十二日（九月七日）更下詔令軍機大臣敬信、李鴻章二人，毋庸在總理衙門行走。小事件居然掀起大政潮，王照的鼎鼎大名，自此也就不脛而走，舉國皆知了。

但是光緒的維新運動，只有一百天的命運。八月初六（九月三十一日），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，囚光緒於瀛台，殺譚嗣同等六君子。王照也得了個革職拿辦的處分，家屬就逮，家產被抄。這位以憨直著稱

的維新黨新貴人物王照，儼人有僂福。他在孫中山先生所遣的日本志士平山周營救之下，和梁啓超改裝易服，逃出北京，逃到日本去了。其後康有爲也到了日本，乃由日本文部大臣犬養毅邀約和孫中山先生、陳少白、康有爲、梁啓超晤面會談，討論同盟會和保皇黨的合作問題。然而，那時候康有爲却一心保皇，他撒下彌天大謊，說他奉有光緒的衣帶詔，不便與革命黨相往還，所以他派梁啓超爲代表，與中山先生、陳少白整整談了一夜。

數日後，中山先生派陳少白、平山周二人，赴東京康有爲寓訪候。康有爲、梁啓超、王照、徐勤，還有一位康有爲精於技擊的打手朋友梁鐵君齊同出見。陳少白卽席痛陳滿清政治腐敗，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，力請康梁等人改絃易轍，共同進行革命大業。但是康有爲却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他說：

「今上聖明，必有復辟之一日。我受恩深重，再怎麼說也不能一時或忘。今後唯有鞠躬盡瘁，力謀起兵勤王，脫其禁錮瀛台之厄，其他就非我所知了。」

陳少白曾反覆辯論，歷三小時之久，康有爲則木然無動於中。局面正陷僵窘，坐在陳少白身畔的王照，突然出語驚人的說：

「我自從到東京以來，一切行動，完全不得自由。不但說話有人監視，連來往書信，都被他們拆閱檢查。請諸位評評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

## 慷慨仗義救王小航

康有爲聆言，勃然大怒，馬上就叫力大無窮的梁鐵君，把王照拖回屋裏去，並且訕訕的問陳少白、平山周掩飾的說：

「這是個瘋子，不值得跟他計較。」

却是陳少白訶知其中必有蹊蹺，辭出康寓後，他就叫平山周設法把王照救出康寓，問問他可有什麼冤抑。又過了幾天，平山周果然得了個機會，乘康梁二人雙雙外出，他混入康寓把王照帶了出來，帶到犬養毅的家裏。果然，王照一到犬養毅家便索取紙筆，寫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自述，將戊戌政變後出京經過、康有爲如何詐稱奉衣帶詔，康梁如何怕他洩露真相，對他加以嚴密監視……源源本本的寫出。至此，保皇黨的陰謀、康有爲的作爲，真象遂得大白於天下。王照又以康有爲對他形同監禁爲奇恥大辱，他不僅徧向日本當道陳情。日本政府對康有爲本來是很禮遇優待的，內幕揭穿，態度立變，給了康有爲九千日圓旅費，限令他即日離境。康有爲唯有尷尬已極的乘船到加拿大去了。

經由這一件轟動國際的保皇黨醜聞，王照的名氣更響亮了。康有爲見逐，王照却仍然接受日本政府的招待如故。照說，清廷尚未推翻以前，他毫無必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回國。但是，事隔五年，因爲他的一位好友沈蕪被捕，爲了營救這位朋友，王照毫不遲疑的自天津日本租界直入北京，到刑部衙門自首，當堂收

押。他這種捨身救友的義烈之舉，更博得國人的同情與讚揚。

當年北京廉廣，秋瑾聽說王照投獄的經過，又聽吳芝瑛繼續在說：

「刑部衙門裏的人，一向作威作福慣了。又曉得西太后很注意王照，便乘此機會到西太后跟前討好。王照的案子因此越鬧越大，很可能會有性命之憂，最可恨的是，王照平日的那些朋友，不但吓得一個個避不見面，還有人在落井下石呢！」

秋瑾一聲長歎的道：

「王照爲了救朋友，犧牲性命都在所不惜。他的朋友却沒有一個講道義的。可嘆，可嘆！」

吳芝瑛却說：

「王照那裏知道，他這一趟來是白白送死的。」

秋瑾驚異的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眉頭一皺，吳芝瑛不勝惋惜的道：

「因爲，王照捨生來救的沈蕙，早已在刑部活活的給打死了！」

秋瑾聽了，心頭更是一緊，她忙不迭的問：

「這麼說，王照不是難逃一死了嗎？」

吳芝瑛四望無人，壓低聲音告訴秋瑾說：

「前幾天我和惠卿商議過，王照是個人物，我們不能任讓他遭了刑部衙門的毒手，惠卿也深以為然。這兩天經過他的日夜奔走營救，多少有了點眉目。」

秋瑾一聽大喜，急急的問：

「有了什麼樣的眉目？」

吳芝瑛輕輕的說：

「有錢可使鬼推磨。」

秋瑾忙問：

「芝瑛姐，依妳看來，需要多少錢呢？」

吳芝瑛答道：

「兩千元左右。」

秋瑾不假思索，當機立斷，她正色的說：

「芝瑛姐，我和王照素昧平生，但却欽敬他的爲人。尤其賢伉儷急人之難，拯人之厄，這種俠義精神使我深深的感動。同時，營救一位像王照這樣有骨氣的男子漢，也可以給社會樹立一點良好的風範。」

話一說完，秋瑾便匆匆的告辭離去。當時吳芝瑛並不怎麼在意。因爲她知道秋瑾手裏只有一筆到日本

的旅費，而她又成行在即。吳芝瑛萬萬想不到，秋瑾會把最後活命的本錢，全部拿出來救一個素昧平生的人。

### 返籍省母籌劃東渡

秋瑾辭出廉厲，馬上就跑到刑部衙門，找到一位相識的朋友，將她僅有的兩千元交給了他，托他代王照上下打點。果然錢可通神，刑部已經準備奏明慈禧將王照處死了，秋瑾的那兩千元竟把王照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。秋瑾做這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，進行得非常機密，連廉南湖、吳芝瑛夫婦跟前她都隻字不提。外間只傳說有一位美貌少婦罄巨金贖回王照一條性命，這一種說法益發增添了王照免死獲釋的神祕性。王照對於自己的死裏逃生更是莫明其妙，他到處打聽他的救命恩人，再也想不到會是鑑湖女俠秋瑾。

僅祇有一天，廉南湖、吳芝瑛又和秋瑾談起神祕玄奇的美婦人營救王照事件，吳芝瑛提起筆來，寫下了如下的兩句詩：

隱娘俠客原仙客，良玉英風豈女兒？

她把這兩句詩遞給秋瑾看，秋瑾仍然不置可否，僅只報她嫣然一笑。

秋瑾預訂的行程快要到了，沒有人知道她實已一文不名，根本就沒法上路。在吳芝瑛的安排之下，秋瑾把她不到兩歲的女兒粲芝，託付給粲芝的乾媽謝滌泉夫人。然後，邀集友好，假座陶然亭設宴祖餞。吳

芝瑛便將上面的兩句詩寫成一副對聯，送給秋瑾作爲紀念。那一天，秋瑾正爲旅費問題心事重重，却也感覺到濃冽的離情別緒，因爲，席間吳芝瑛告訴她說：

「等妳一走，北京更形蕭索。我跟惠卿已經說好，我們也要回上海去了。」

### 臨江仙

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話別，芝瑛盟姐作擘窠書一聯，以誌別緒。駒隙光陰，聚無一載，風流雲散，天各一方，不禁黯然，於焉有感。時余游日留學，芝瑛又欲南歸。

把酒論文歡正好，同心况有同情，陽關一曲暗飛聲，離愁隨馬足，別愁繞江城。

鐵畫銀鈎兩行字，臨歧無限叮嚀，相逢異日可能憑，河梁攜手處，千里暮雲橫。

擲筆，當衆朗誦，博得一陣熱烈的掌聲。秋瑾意猶未盡，又一次援筆在手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，寫下一首「別意」五律：

叙別短長亭，羣山睡已醒，瀛洲芳草綠，漢地柳條青。

意氣吞胡虜，精神貫日星，相思寄鴻鵠，攜手復叮嚀。

沒有旅費，如何走法？秋瑾迫於無奈，再去向陶玉東商借幾十塊錢。她自北京啓程，經天津而搭海輪赴上海，途中眺望海天一色，孤鷗翩翩，悵念國事家事，兩皆可傷。秋瑾爲了激勵自己，又寫了兩首七律



黃海舟中感懷二首

片帆高掛渡滄溟，回首河山一髮青，四壁波濤旋大地，一天星斗拱黃庭。  
千年劫燼灰全死，十載陶餘水尚腥，海外仙山渺何處，天涯涕淚一身零。  
聞道當年鏖戰地，至今猶帶血痕流，馳驅戎馬中原夢，破碎河山故國羞。  
領海無權悲索莫，磨刀有日快恩讐，天風吹面冷然過，十萬雲烟眼底收。  
抵達上海，秋瑾住進客棧。窗外是急管繁弦，歡聲不歇。窗內却是一燈如豆，支頤獨坐。乍離開那麼些情逾骨肉的好友，使秋瑾感到份外的落寞。她取出筆硯，寫了一首詩：

申江題壁

一輪航海又南歸，小住吳淞願竟違，馬足車塵知己少，繁絃急管正聲稀。  
幾曾涕淚傷時局，但逐豪華鬥舞衣，滿眼俗氛憂未已，江河日下世情非。

革掉了陳範小老婆

秋瑾決心赴日留學，爲什麼要從天津遠一趟上海。因爲她的娘家已自湘潭遷回紹興原籍，父親秋壽南病逝，妹妹秋珮卿（瑛）下嫁杭州望族，寄寓長沙的遊宦之子王堯階，隨夫家住在長沙。所以紹興漓渚老

家只剩下秋老太太，和長兄長嫂。秋瑾這一次赴日遠行，她要返籍掃墓，省親，再籌措一筆旅費。

到達瀟渚家中時，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夫婦不勝驚喜，喜出望外，因為誰都沒有想到她會突然回來。母女兄妹團聚，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對於秋瑾和王子芳的婚變深感扼腕。對她矢志革命覺得非常之擔心，唯於赴日留學，以求充實一事十分贊成。時在距今七十一年前，秋老太太已經算是很開通的了。

秋老太太知道秋瑾尚缺旅費，她給了她三百兩紋銀和一批首飾。老人家總以為日本是外國遠在天邊。自此一別，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再見。因此堅持留她多住些時，等過了陰曆年再走。使秋瑾在她短促而忙碌的一生中，有了兩三個月侍母膝下，承歡色笑的機會。她很想念遠在長沙的妹妹，填了一首詞寄去——

念奴嬌 寄理妹

最無聊賴，是重裘疊幕，嚴寒時候。觀臘吹葭都過了，佳節良時辜負。梅綻紅葩，雪飛白絮，景物還依舊。年年今日，圍爐同把樽酒。而今兩地分飛，幾重雲隔，往事愁回首。最是相思攔不住，又見歲華馳驟。別緒千絲，離情萬縷，寸紙應難剖。何時歸省？窗前相將攜手。

年後，秋老太太和秋宗章夫婦一再挽留，遷延復遷延，展期再展期，秋瑾直到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三月，方始啓程東渡赴日。

秋瑾抵日之初，先在中國留學生會館日語傳習所專攻日文。由於在北京時已有陶荻子夫人給他打好了底子，所以爲期三月，她的日文日語就勉強可以够用了。秋瑾轉入青山實踐女子學校就讀。平時非常用功，所喜歡的功課是體育，尤喜體操與柔道。

在日本結識的第一位革命同志是陳擯芬。陳擯芬原籍湖南衡山，但却在江蘇常州長大。她是蘇報主人陳夢坡（範）的愛女，陳範正是當年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主角之一，做過一任知縣，棄官而辦報。蘇報被清吏查封，陳範被通緝，因而帶了一女一妾，搬到東京住家。

陳擯芬也是清末的激進份子之一，她曾辦過一所愛國女校，竭力提倡女子教育，同時大聲疾呼反對纏足，以及束縛女性的舊禮教。改革宗旨與秋瑾不謀而合，全然一致。因此她和秋瑾一見如故，而且交往親密，秋瑾曾有贈姊陳擯芬調寄鷓鴣天云：

祖國沉淪感不禁，聞來海外覓知音，金甌已缺終須補，為國犧牲敢惜身！  
嗟險阻，嘆飄零，關山萬里作雄行。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龍泉壁上鳴。

秋瑾所從事的第一項革命之舉，說來有趣，就是一手導演陳擯芬父親陳夢坡的家庭革命。因爲秋瑾常到東京陳厲走動，發現陳夢坡有兩個姨太太，信芬和鑲芬。她一向認爲男子娶妾是最不合理的事，便經常和信芬、鑲芬接近，曉得了她們都是浙江人，本也是良家閨女，由於家庭環境逼迫，方始嫁給陳夢坡作妾的。秋瑾聽後大爲不平，也不管陳夢坡、陳擯芬兩父女將會有什麼反應，她不斷的鼓勵信芬、鑲芬脫離陳

家，自力更生，重新做人，那鑲芬十分惶恐的告訴她說：「我娘家很窮，又沒有讀過書。叫我怎麼自力更生，重新做人？」

秋瑾毅然決然的回答她道：「妳別怕，我自會替你找辦法。」

### 組十人團深入會黨

秋瑾把信芬鑲芬的故事說給每一位同志友好聽，發動大家捐錢幫助她們自立，居然募到了一筆款項，讓她們脫離了陳夢坡，回到國內，進學校讀書，然後自力謀生，揀人而事。陳夢坡愛妾驟然下堂求去，連他自己都莫知所以。後來雖然知道了是秋瑾在革他的命，可是，伊人已杳，而且自己一向又以維新份子自居，當然也祇有啞巴吃黃蓮，說不出的苦了。

至於陳擷芬呢？她和秋瑾同爲我國最早的女權運動者，父親納妾，久已不憚。一旦解決，自是非常的高興。她和秋瑾友誼更篤，工作得更起勁。從而秋瑾、陳擷芬兩人通力合作，聯絡留學生中的女同志，組成我國第一個女權運動組織——共愛會，推舉秋瑾爲會長。

秋瑾說的是湖南話，也有着湖南人的辣椒脾氣，她自認湖南是她的第二故鄉。因此，她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最初認識並且接近的，幾乎全部都是湖南留學生。頭一位，便是留學生界爲國民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——劉道一。劉道一字炳生，湖南衡山人。他的哥哥劉揆一是革命鉅子黃克強（與）最親密的伙伴，兩

兄弟曾與黃興合組華興會，並在長沙北門正街開辦明德學堂，培養革命幹部。揆一道一兩兄弟都是同盟會的中堅份子。同盟會成立後，道一首先自動請纓，回湖南從事革命工作。運動軍隊，重振會黨，發動萍瀏起義。却是劉道一不幸在長沙被清吏逮捕，審問時，清吏搬出刑具相脅，二十二歲的劉道一，厲聲叱道：

「士可殺，不可辱！死便死吧！」

浩然正氣，莫可禦京，連清吏也爲之氣奪色沮，不敢用刑，置之於獄。劉道一在獄中居然能够感化獄吏，冒險替他傳送書信，通知革命同志說：

「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授之軀，爲毒刑所壞。彼若刑訊，吾則自認爲劉揆一，以死代兄，吾志決矣！」

但是，長沙清吏却來不及給他以死代兄的機會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十一月十六日，劉道一就義於長沙東南方的瀏陽門外。孫中山先生時在東京，聞耗震悼，曾經輓以詩曰：

半壁東南三楚雄，劉郎死去霸圖空，尚餘遺孽艱難甚，誰與斯人慷慨同！

塞上秋風悲戰馬，神州落日泣哀鴻，幾時痛飲黃龍酒，橫攬江流一奠公。

劉道一是影響秋瑾一生最鉅的一位革命先烈，因爲，秋瑾紹興起義，原是湘皖浙三省大舉事中的一環

原來，秋瑾結識劉道一以後，便在秋瑾的策動之下，成立了一個「十人團」。十人團的宗旨在於：「推翻滿清，光復中華」。組成方式是化革命同志爲兄弟姊妹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



。「十人團」的組成份子，是秋瑾、劉道一、劉佛紹、王慕周、侯菊園、馮煥明、黃人璋、于琛、成邦傑、李秉章。當劉道一罹難的消息傳出，「十人團」的十兄弟姊妹椎心泣血，痛哭流涕，除秋瑾已在國內，其餘九人旋即相率返國。各揭義旗，爲劉道一報仇雪恨。

劉道一曾經向秋瑾指出：革命起義必須運用軍隊與會黨所結合而成的力量。至少也要在會黨發難以後，發動軍隊起而響應，他曾以萍瀏起義的失敗爲例，一針見血的說：

「會黨既難獲有充份的軍械，又缺乏軍事訓練。倘使得不到軍隊的支援，那就會一敗塗地。例如我們上次在萍鄉、瀏陽舉事，會黨兵分五路，力量分散，調動不靈，尤其不獲軍隊的支援或響應，當然難逃失敗的命運。」

秋瑾由而深知會黨是一支唯一可資信賴的主力，對會黨問題作整體的深入的研究。她搜羅史料，發現會黨係由明末遺老所創立，以反清復明爲宗旨。在時勢不可爲之際，潛伏醞釀，俟時而動。一旦時機來臨，不惜拋頭顱、洒熱血，勇往直前。前仆後繼，義旗迭舉，成爲規模最闊大的革命組織。滿人爲應付革命運動，焦頭爛額，疲於奔命。光緒二十五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後，三合會立刻便在他的號召之下接受興中會的指揮。廣州、惠州兩次起義，幾乎完全以會黨爲主力。孫中山先生尤曾諄諄告誡革命同志，指出會黨中的規定大都由明末陳近南先生所手訂，陳近南鑒於明末士大夫往往立場不堅定，因而與士大夫階級劃出一道鴻溝，決定用粗鄙的儀式，不通的文字爲教條，使讀書人見而生畏，不

肯參加。所以中山先生認爲當年革命時期，時代既已變更，士大夫階級亦已有所覺悟。就應該大家一起參加會黨，領導會黨，由而可以相得益彰。

### 封白紙扇稱秋軍師

秋瑾由於對會黨的瞭解與認識，發現會黨確有傳統的革命精神，龐大的羣衆力量，她便深切認爲大有參加的必要。她和劉道一同赴橫濱正式加盟，介紹人是馮自由和梁慕光。秋瑾加入三合會後，由會中弟兄公推她爲「白紙扇」，地位等於三國蜀漢的諸葛亮，因此親密同志常常開玩笑的稱她爲秋軍師。

加入了三合會，在秋瑾來說決非徒思加以利用，她的確是非常虔誠，而且相當認真的在研究學習的。她把三合會中那些粗鄙的儀式，不通的教條，背得滾瓜爛熟，一切祕密的暗號，乃至言行的規範，她都全盤接受，徹底實行。會黨的規律和氣氛，對她發生了很大的影響，鑑湖女俠秋瑾，益發的英姿颯爽，豪氣干雲。她經常騎高頭大馬，奔馳於東京近郊的山林原野，拔鎗習射，揮刀起舞，使日本男女老少，見者無不由衷欽敬，不勝仰羨。革命同志，會黨人士，人人都曉得秋瑾是一位志向遠大、文武雙絕的奇女子。一提起鑑湖女俠秋瑾時，幾乎沒有人不翹起大拇指來表示讚佩。

秋瑾生性豪爽慷慨而大方。她自奉儉約，但却從不計較金錢，朋友向她告貸，窮人向她求告，乃至於做生意的人向她融通資金，秋瑾總是悉索敝賦，傾囊以助。要好朋友勸她客居異域是天長日久，也該多

爲自己着想。別再那麼克己待人，大把大把的銀錢拋出去了。秋瑾却每每報以一個微笑，兩手一攤的說：

「我本性如此，真是沒有法子。」



果然，留日不到一年，秋瑾的錢花光了。她決定回國一趟，向她母親再要點錢去。

旅日革命同志之中，向有「煥皇帝」、「煥強盜」之稱的陶成章，字煥鄉，可以稱得上是浙江革命會黨的總聯絡人。秋瑾很想藉回國省親之便，聯絡浙江會黨，籌劃舉事。她專誠拜訪陶成章，道明來意，陶成章聽後却哈哈大笑的說：

「秋軍師，妳已經在橫濱三合會發展了這麼大的勢力，難道還嫌不夠？妳要以一個女留學生的身份，回浙

與秋瑾同爲十人團同志之一，偕徐錫麟、秋瑾通力合作，發動湘、皖、浙三省起義不幸罹難的劉道一。

江去活動，不怕被清吏發現，抓妳去坐牢呀？」

秋瑾當下就義形於色，慷慨激昂的答道：

「陶先生，自從庚子以後，我受到排滿革命的鼓舞，我就已經決定犧牲一己的性命，來拯救我們的國家和同胞的。秋瑾連殺頭都不怕，還怕坐牢？」

當時，陶成章為她的革命熱情，犧牲決心所感動，不由不肅然起敬，衷心欽佩。他取出一幅浙江全省祕密地圖，將浙江各地所有的會黨情形，毫無保留的作了一次詳盡的報告。秋瑾一席慷慨陳詞，使陶成章對她完全信任，盡付祕密，對中國革命和秋瑾本人來說，都是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的。因為，就由陶成章這一次的鄭重交付，關係好幾萬人的身家性命，在近三百年的會黨史上，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大規模的移交與付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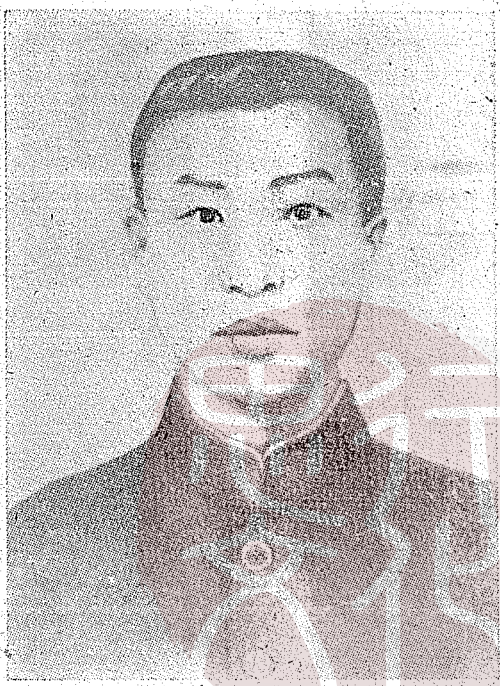
以浙江全省五大會黨的力量大小為先後，陶成章向秋瑾介紹了如次的五大關係，五股力量。這些，都是往後秋瑾進行紹興起義時的部隊主力——

一、龍華會，原是浙江終南會的支派之一。本部在金華，太平天國入浙之役後，由湘軍營官何步鴻、朱武所創設。不久何死朱離去，即由沈榮卿開香堂任會主，而以張恭、周華昌副之。會衆遍佈金華、天台、仙居、諸暨、嵊縣、青田、溫州等地。

二、平陽黨，又名平洋黨，黨魁是嵊縣秀才竺紹康，字酌仙，因為他和當地土豪蔡老虎有殺父之仇，



特地組織平陽黨準備報那殺父之仇的。但自他的好朋友武秀才王金發，自日本大森體育會畢業返國參加後，會衆迅給發展到一萬餘人。更由於竺紹康、王金發俱爲曠縣風雲人物，很可能影響他們參加革命。



三、終南會：終南會即爲洪門的終南山，由湖南傳入江西，再傳入浙江衢州，還有許多支派如萬雲會、伏虎會、龍華會、玉帝會、關帝會等。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曾有終南會衆劉家福在衢州起事失敗。

四、雙龍會，又稱萬雲會、萬雲山，終南會支派之一，本部在浙江處州，因會旗綉有雙龍而得名，會主拳教師金田人王金寶，曾於甲辰（一九〇四）十月舉事失敗罹難，由其師弟吳應龍代統其衆。

因仰慕秋瑾專程南下訪晤，與秋瑾合作炸五大臣之吳樾烈士。

五、白布會：太平天國入浙時期，



由浙江瑞安鄉紳孫衣言以辦團練的名義成立。左宗棠主浙時頻施壓力，孫衣言乃宣告自動解散。不過，會衆仍在嚴州、處州一帶集結，相當具有民族意識。

### 徐錫麟當過小和尚

陶成章於條分縷析，一一和盤托出後，正色的告訴秋瑾說：

「這五大會黨擁衆不下數萬，其中多是富正義感，有熱心腸，能爲國家民族犧牲一切的英雄豪傑。我把這些關係都交給你了。希望你能够分別的拜訪，好好的聯絡，倘能把他們團結起來，就憑這一支巨大的力量，儘够光復東南半壁江山！」

秋瑾聽得盪氣迴腸，血脈憤張。她神情肅穆的起立，雙手接過那一幅繪明會黨分佈情形的祕圖，中華民國的新希望，好幾萬會黨英雄的身家性命與一切，全部交付在她的手中了。

臨別之際，陶成章語語叮嚀，事關重大，請她特別小心。他並且補充說明道：

「五大會黨之中，龍華會的實力不可忽視。竺紹康、王金發更是風雲人物，血性男兒。妳不妨先從聯繫他們二位入手。」

秋瑾敬謹答應，陶成章又說：

「到上海，妳可以先去見見蔡元培先生。」

因此，秋瑾從東京回到上海，頭一件事便是直趨愛國女學，請見蔡元培。蔡元培字子民，號鶴卿，是秋瑾的紹興同鄉，學貫中西，博綜古今，二十五歲就入翰林。在浙江籍的革命同志之中，蔡元培的名氣，也相當的大。當時他是革命組織光復會的會長。接見秋瑾時，雙方都久已心儀，因此談得非常之投機。從蔡元培的嘴裏，秋瑾方始獲知她的表兄徐錫麟，正是光復會的中堅份子。大喜之餘，她立即由上海趕赴紹興，到城裏的熱誠小學校，去和徐錫麟籌商革命大計。

徐錫麟，字伯蓀，浙江紹興東浦人，誕生於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十月二十八日，比秋瑾大兩歲。先世係紹興望族，父親徐鳳鳴，一生崇奉宋儒。母親嚴太夫人，生了徐錫麟兄弟姊妹十一人。徐錫麟居長，自小聰明絕頂，祇是秉性剛愎，不論什麼東西到了他的手上，無不隨用隨毀，因此不爲他父親所喜。徐錫麟十二歲那年，曾經隻身離家，跑到錢塘當小和尚去了。他的家人費盡心力，才把他找回家來。教他讀書，他能一目十行，歷久不忘。特別喜歡算學和天文，經常深夜不寐，觀察天象。小小年紀，就能別出心裁的手製一具直徑三尺的渾天儀，使他的家人親友大爲驚異。

青年時代的徐錫麟，長得面容清癯，身體瘦弱，兩眼患深度近視，個子瘦瘦小小。平日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內心中却有火一般的熱情，而且慷慨尚義，最喜歡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二十一歲中秀才，他父親在紹興經營一月天生綢莊，一月泰昇燭店，生意非常之好。家境既富有，便指望徐錫麟青雲直上，光大門楣，因此他對徐錫麟轉憎爲喜，一心一思想他讀書上進。然而徐錫麟胸懷大志，視功名如草芥，兩父子

因而又有了新的矛盾。中秀才後，徐錫麟便開始致力於社會公益事業和教育事業，出任山陰縣學堂堂長，使他的父親大失所望。徐錫麟在故鄉興利除弊，熱心公益，經常引起地方上頑固士紳的阻撓和反對，但是他從不灰心，繼續埋頭苦幹，這是他接受西洋新文化、新思潮後的第一個階段；——致力於社會的改革。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秋，紹興府學堂聘他為數學老師，這是徐錫麟第一次學以致用，施展長才，不



多久他便聲譽鵲起，成為紹興最有名的數學教員。紹興知府熊起蟠，特地將他收為門下，陞任他為府學副監督。兩年後，他父親強迫他應鄉試，祇中了個副榜，使他大為懊悔，因而他慨然語人：

「大丈夫當創大事業，豈能侷促轅下，以終其身?!」

### 英雄豪傑大會浙中

秋瑾的表哥徐錫麟，安慶之役擊斃皖撫恩銘，竟慘遭破腹挖心。

是年日本舉辦大阪博覽會，徐錫麟和同校的一位日本教員平賀深造，結伴前往參觀。時值留

日學生籌組義勇軍，準備開到東北抗拒俄國入侵。徐錫麟親眼目擊留學生蓬蓬勃勃的朝氣，轟轟烈烈的愛國精神，不禁大受感動。他自動出席東京留學生界救援章炳麟因鼓吹革命下獄大會，捐了一筆錢，引起革命黨人陶成章、龔寶銓的注意。雙方由自我介紹而結識，頓成革命志友。陶、龔二人又陪他去見另一位革命巨子鈕永建。徐錫麟聽鈕永建一席長談，剖析天下大勢，從而使他下定決心參加革命。他買了一批革命書籍，刀劍武器返回國內，在紹興大談排滿覆清，建立民國，讓他父親屢戒無效，着急非凡。這位徐老先生唯恐徐錫麟闖下滔天大禍，罪及家門。他便分了一筆財產給徐錫麟，命他出嗣一位已逝的伯父。沒想到徐錫麟得了一大筆錢，正好招兵買馬，放手大幹了。

徐錫麟先在故里東浦創辦一所熱誠小學，功課注重點兵體操，還聘請軍樂家來教軍樂，成爲我國提倡，並實施軍國民教育的第一人。爲時未幾，外間便謠諑紛紜，都說徐錫麟就要用學生軍造反了。他的父親聞訊大驚，逼徐錫麟把熱誠小學解散。徐錫麟則力辯決無此事。可是，不旋踵他又籌設越羣公學，開創特別書局，專門供應提倡新文化，乃至昌言革命的書籍。徐錫麟進行革命勇猛急進，紹興知府心裏一駭怕，乾脆把他的副監督之職免掉。

一面辦學訓練革命幹部，一面週遊各地，結交英雄豪傑。徐錫麟先和平陽黨首領竺紹康結爲刎頸之交，使平陽黨的一萬餘名會衆俱能爲他所利用。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冬他到上海，見到了光復會會長蔡元培，和同時自東京返國的陶成章一齊加入光復會。翌年正月回紹興，又帶了幾名弟子漫遊諸暨、嵊縣、義

鳥、東陽等地，招賢納俊，充實光復會的組織。同時在每一個縣城倡立一所體育會，聚集幾百名學生學習射擊。不久蔡元培的堂弟蔡元康從上海到紹興，告訴徐錫麟黨員有行劫錢莊，得款助軍需的計劃。徐錫麟馬上就向同志許仲卿借了五千元，到上海去買了五十支後膛九響槍，二十萬發子彈，托詞各學校實習體操所用，悉數運到紹興，存放在紹興府學。再說服豫倉董事徐貽蓀，商借倉庫房屋，就原址設立了大通師範學校。由竺紹康派二十名得力的黨員，住在學校充學生。其實，大通師範學校之設立，完全是爲了隱藏劫奪錢莊的同志，以及存放槍械子彈之用。這個師範學校只收了一名自動來投的學生，那便是往後成爲徐錫麟、秋瑾得力助手的會稽人陳伯平。

劫奪錢莊的計劃久久不能實現，徐錫麟便改變方針，他想利用大通開學之日，遍邀紹興清吏到校觀禮，然後發動起義，一網打盡，佔領紹興府城。但是陶成章表示異議，他打開地圖詳加說明，浙江地勢不宜於守，要取浙江必需先取安徽，再定京滬，全面控制長江下游。徐錫麟很同意陶成章的戰略觀點，只好把原議打銷。改爲以學校爲掩護，大批訓練革命幹部。由徐錫麟主持訓練事宜，陶成章、龔寶銓二人遍遊全省各地，邀集會黨頭目前往接受革命洗禮與軍事訓練。

但是徐錫麟仍嫌這個計劃進行遲緩，太費時間，他亟於積極發動起義，便想東渡赴日學習軍事，然後回國担任軍官掌握軍隊，再發動軍隊大舉革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的表妹秋瑾從日本返國，所以徐錫麟見到秋瑾時確是喜從天降，高興萬分。他和秋瑾暢談他的革命大計，邀秋瑾加入光復會，把浙江一省起義的



重責大任全部交給秋瑾。然後，他再請許仲卿投資五萬元。拿這五萬元上下打點，果然有錢可使鬼推磨，浙江巡撫滿人將軍壽山特准徐錫麟等五人出洋學習陸軍。由於秋瑾在日本還有許多未了之事，她還得先到東京去走一趟。徐錫麟乃將校務暫時委託曹欽熙，練事由呂熊祥暫代，以俟秋瑾之來。徐錫麟乃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冬，帶着妻子王振漢，學生陳伯平、馬宗漢等赴日深造。

### 中山先生推重女俠

秋瑾從徐錫麟家回到自己的家中，盤桓了一段時期，結識了平陽黨首領竺紹康，並且從旁協助曹欽熙、呂熊祥二人辦理大通學校的幹部事宜，然後再回日本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六月十七日（陽曆七月十九日），孫中山先生自歐洲抵達日本。六月二十八日（七月三十日）經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，日人內田良平宅，舉行中國同盟會籌備大會，由孫中山先生主持。第二天，劉道一、馮自由聯袂往訪秋瑾，告訴她同盟會籌備大會中，有許多同志提起，應該邀請鑑湖女俠秋瑾加入同盟



「猛回頭」作者陳天華，因支持秋瑾抗識日本政府杯葛留學生發動罷課，竟至蹈海自殺，以勵同志。

會，問秋瑾本人意下如何。秋瑾非常高興的一口答應了。是年七月二十日（八月二十日）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席上，秋瑾便成爲惹人注目的一位。她正式宣誓加盟，在蔣尊簋之後成爲浙江革命同志中第二位同盟會會員，因此她被推選爲中國同盟會浙江分會盟主，也就是浙江分會會長。

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對秋瑾頗爲重視，在秋瑾加盟入會以後，每當她出席會議起立發言時，孫中山先生一定會鄭重的加以介紹說：

「這位秋瑾同志，是我們中國女性的模範，也是我們革命黨的生力軍，同志們請注意她的寶貴意見：

徐錫麟一行抵達東京後，連連碰壁，很不得意。起先徐錫麟請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介紹他進入日軍聯隊，由於他並非軍人出身，被婉拒。再投考振武學校，又以近視眼未獲錄取，後來他改投陸軍經理學校，又爲校章所限制。滿懷壯志雄心，連連受挫，但是徐錫麟仍不灰心。他請秋瑾介紹他的太太王振漢進入一間女校，就此將王振漢留在日本，他自己則決定回國另起爐灶。秋瑾設宴爲他餞行，雙方約定，徐錫麟到北方去花錢謀官，希望能够在安徽獲得一個職位。然後秋瑾回浙江，準備安徽、浙江兩地同時舉事，一舉光復東南半壁河山。

送走了徐錫麟，日本旋即掀起了中國留學生總罷課的大風潮。起因是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後，留學生的革命活動日趨積極，日本業已成爲中國革命黨的大本營，使清廷大爲震懼，因而運用外交手段，唆使

日本文部省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，嚴格控制留日學生的活動。當時的革命同志對於這一件事有著兩種不同的主張，一派主張靜觀其變，忍辱負重。另一派則以秋瑾、田桐、石瑛、易本義等人爲首，主張採取行動，表示抗議，必要時不惜休學回國。

秋瑾一連幾天奔走各校，聯絡同志，又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會議，由秋瑾慷慨陳詞，痛陳利害，結果是大多數的留學生都同意了秋瑾的主張。立刻罷課，堅持到底。秋瑾旋又往訪同盟會發起人之一，「猛回頭」，「警世鐘」的作者湖南新化人陳天華，徵詢他的意見。那一天，正好陳天華在「朝日新聞」上讀到一篇抨擊中國留學生的文章，內中有「放縱卑劣」一語，使他大爲憤懣。陳天華氣得中輟了他的另一篇革命文獻：「獅子吼」的寫作，他痛心疾首的對秋瑾說：

「留學生一定要團結起來，應付外來的困難。我贊成罷課，但是罷課的行動必須一致。我就要去勸告那些反對罷課的同志，請他們不要破壞罷課的一致行動！」

秋瑾覺得很感奮。然而，當她臨辭出時，陳天華還在以激動的語氣，一再的叮嚀她說：

「我們既然發動了罷課，就要堅持到底！萬萬不可半途而廢！」

令秋瑾無從想像的是，這就是她和萬流崇仰的陳天華的最後一面。

## 發動風潮異域被捕

日本各地八九千名中國留學生總罷課果然實現了，陳天華却爲了鼓勵留日同學堅持到底，付出了他寶貴的生命，在大森海灣投海自殺。秋瑾聞耗，至爲震悼，馬上就邀了幾位同學，趕去給陳天華料理後事。她在陳天華的寓所，找到了他的未完成手稿：「獅子吼」，還有一封絕命書，在絕命書的末段，寫出了他所以自殺的原因，陳天華沉痛已極的說：

「……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，其剝我自由，侵我主權，固不待言。同學諸君倡爲停課，宜全體一致，始終貫徹，萬萬不可互相參差，貽日人以口實。幸各校同心，八千餘人不謀而合，此誠出於預料之外（筆者註：實則都是秋瑾等人奔走呼號的功勞），且喜且懼！喜者何？喜吾人果有此團體也。懼也何，懼不能持久也。

「然而日本各報，則詆爲『烏合之衆』，或嘲或諷。如朝日新聞等，直詆爲放縱卑劣，則真不可磨之玷也！鄙人心痛此言，欲我同胞時時不忘此語，力除此四字，而做此四字之反面。堅忍奉公，力學愛國。恐同胞不見聽，而或忘之，故以身投東海，爲諸君之紀念。」

秋瑾曾經再度召集一次反對取締留學生大會，兼以追悼陳天華，她曾聲淚俱下的宣讀陳天華絕命書，並且大聲疾呼的說：

「我們敬愛的學長陳天華，已經犧牲自己的生命。他正是爲了喚醒我們愛國與力學而死。可是，罷課及今，日本政府仍然並未悔悟。他們仍舊要取締我們，使我們在這裏仍舊不能自由的讀書與生活。在這種

情形之下，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去辦學？爲了力學和愛國，我們就該立刻離開日本，回中國去！」

當時，聽者動容，羣情激憤，會場中爆發出一波又一波的怒吼：

「我們就該離開日本，回中國去！」

散會後，秋瑾、田桐、胡瑛、易本義，一共有三十餘位熱血沸騰的中國留學生，收拾行裝，啓程返國。秋瑾尤在瀕行之際寫下一首無比沉痛的七律：

### 感時

忍把光陰付逝波，這般身世奈愁何？楚囚相對無聊極，樽酒悲歌涕淚多。

祖國河山頻入夢，中原名士孰揮戈，雄心壯志消磨盡，惹得旁人笑惡魔！

鍊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，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勞費齒牙。

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，一腔熱血愁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

離日返國前，秋瑾又給留日友好同志寫了一封長信，這是秋瑾一生所遺留的最重要的一件函牘，因爲，這正是她的絕命書。秋瑾在這一封重要函牘中，有如次的一段莊嚴誓詞：

「吾自庚子以來，已置生命於不顧。卽不獲成功而死，亦吾所不悔也。且光復之事，不可一日緩。而



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，則自唐才常以後，若沈蕙、史堅如、吳樾諸君子，不乏其人。而女子則無聞焉，亦吾女界之羞也，願與諸君交勉之！」

這便是中國最偉大的女權運動者秋瑾的莊嚴誓詞，她不惜一死，為全中國女同胞爭光。

秋瑾決心回國，正在摒擋一切。有幾位同志提出建議，為了表示他們輟學回國是積極的去從事革命工作，而非消極的逃避惡劣環境。應該組織一個敢死隊，一回國就進行革命。秋瑾覺得這個意見非常之好，她立即應允，馬上着手進行，召集了一個回國同志籌備會，全體回國同志無一缺席，而且全都自發自動的願為敢死隊員，推舉秋瑾為敢死隊長。詎料，正在秋瑾登台致詞，勗同志時，突然有大批日警開到，將會場團團圍住，然後唱名逮捕，將秋瑾和另外幾名同志，當場逮捕，並且押了就走。

### 氣壯理直面折公使

會場中剩下來的那些同志們悲憤交集，急切無奈。只好奔往中國同盟會總部，向孫中山先生求援。那一頭，秋瑾等人已經被日本警察送到了大清帝國駐日公使館。秋瑾當下心明白，原來她們的被捕，是清吏卑劣的伎倆，無恥的手段，唆使日本警察來幹的。

秋瑾等人被推到公使館大廳，日警則先已離去。等了許久，方見清廷駐日公使楊樞，滿面秋霜，裝模做樣，從內衙轉出大廳上來。一見秋瑾等人，便怒目相向，重重的一拍桌子高聲咆哮：

「你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唸書，就曉得今天開會，明日演講。鬧得諸神不安，鷄犬不寧？我聽說：你們之間還有人在大逆不道，妄想倡言革命，顛覆朝廷！妳……妳們實在是狂妄已極，罪無可道了……」

吼到這裏，楊樞忽又頓住。邁出公座，踱到秋瑾跟前，猛可的伸手一指，直指鑑湖女俠秋瑾的鼻尖。他石破天驚般問：

「妳！妳知罪嗎？」

堂堂鑑湖女俠秋瑾，豈是色厲內荏，狐假虎威的楊樞所能唬得住的？楊樞虛張聲勢的這一問，秋瑾却立即抗聲答道：「我不知罪！」

受了大出意料之外的一次迎頭痛擊，楊樞倉皇失措，無可奈何。他唯有向他手下的屬吏、傭僕之流求援，一疊連聲的對他們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你們瞧瞧，你們瞧瞧，這個女學生的嘴巴有多硬？她還說她不知罪呢？」

秋瑾斂容正色，理直氣壯的高聲說道：

「楊大人，你是做官的。你須知道，倡言革命，顛覆朝廷，那是殺家滅族的罪名。而我們都是學生，利用課餘之暇，開開會，講講話，無非是同學之間相互切磋，相互討論，相互發表心得。這不但爲學校當局所許可，所鼓勵，而且也是無可厚非的人情之常。爲什麼我們同窗硯友之間的正當交往，也會被楊大人看成倡言革命，顛覆朝廷的大逆不道之舉呢？莫非是楊大人別有用心，想要故入人罪，羅織成獄嗎？」

一番話，義正詞嚴，如挾風雷。質問得楊樞瞠目結舌，啞口無言。格格難吐好半天，楊樞方始一聲長嘆，脹紅了臉，向秋瑾尷尬的笑着說：

「好好好，算妳說得有理，是大大臣誤信人言，錯怪妳們了。不過，從今以後，大大臣希望妳們埋頭讀書，不要附合革命黨，滋生事端。」

秋瑾和那幾位同志，被楊樞送到辦公室外，重獲自由。秋瑾認爲茲事體大，便去報告 孫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業已獲知秋瑾等人被捕入清使館的消息，正在召集會議，籌商如何援救。及見秋瑾平安無事歸京，大喜過望。慰勉了秋瑾幾句，秋瑾餘憤未平，她報告中山先生說：

「清廷專制殘暴，竟用此卑劣手段，對付留日學生，令人忿不能忍。他們不知道壓力越大，反抗越強。會長，我已決定即日回國，積極從事革命工作。」

中山先生聆聽後，非常高興。他向秋瑾解說長江下游革命起義計劃，並且預先透露說：

「今年早則八九月間，遲則入冬，我也許回上海一次，也可能去一趟蘇州。因爲目前本會正在發動南洋華僑捐助軍餉，預備購買五艘兵艦，十艘魚雷艇，乘夜間自吳淞口駛入長江，以猶太人擔任駕駛，使用外洋各國旗號，裝運軍火，支援起義。這些艦艇至遲明年七八月間可以經由大西洋東來。在這一段時期裏，我很希望秋同志能够徵集革命同志，編練收軍，等到我們的艦艇源源運來武器彈藥，立刻可以發動。」

## 長江起義偉大計劃

孫中山先生下令秋瑾籌劃長江下游起義，中山先生本人將以艦艇載運軍械加以接濟一事。目前史乘尚未見提及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。因爲，在遜清檔案中，反倒有如次一項斑斑可考的資料，具見中山先生的計劃，清吏在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七）六月間，即已獲得詳細情報了。（下文括弧中均爲筆者註。）

「欽命二品頂戴，分巡浙江寧紹台海（寧波、紹興、台州、海寧）水利兵備道，兼管寧鎮（寧波、鎮海）各軍營務處，總理南北岸砲台事宜，加三級，紀錄六次諭：密札紹興府知悉：本年六月七日奉 撫憲張（浙江巡撫張曾敳）密電內開：准江督（兩江總督）電開：慰帥（袁世凱字慰廷）密電：探聞逆黨因各地嚴查軍火，擬購小兵船五艘，小魚雷艇十艇，裝運偽軍及軍械等，用各國旗號，夜入長江備門，陸路各處亦早佈置，專候軍火接濟，前船已訂用猶太人駕駛，七月由大西洋東來等情，望飭地方武官嚴密稽查，並密飭稅司，無論中外官商，一律嚴查毋忽，等因奉此！除分別移行外，合亟札飭，札到該府，即便轉飭所屬，一體嚴密稽查，認真防範，毋任稍有疏忽。切切特札。」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年）六月初八日。

秋瑾奉到孫先生的命令後，滿懷興奮的辭出，旋返抵住處，束裝啓程。到寓時，却已有一位文武全才，同是性情中人的日本朋友鈴木學士，攜帶一柄寒光四射的日本寶刀，那是一柄匕首，坐在秋瑾臥室的外

面，危坐等候。及至看見秋瑾回來，便必恭必敬的站立起來，雙手捧刀，向秋瑾深深的一鞠躬，啓齒說道：

「秋女士，聽說您要回貴國了。本人素來敬仰女士，臨別之際，無以為贈，謹奉上敝國名匠所鑄寶刀一柄，請女士留作紀念。」

秋瑾向鈴木道了謝，把寶刀接過，抽出來一看，但覺刀光似電。端的是一把罕於一觀的寶刀，不禁脫口讚呼一聲：

「好刀！」

鈴木連忙上前解釋說：

「這一把刀，是舍下祖傳的一件寶物，由敝國古時名匠安綱的于載成川氏所鑄，相傳至今，已經有七  
百年的歷史了。」

秋瑾把玩那一柄寶刀，愛不釋手。又向鈴木再三道謝，這一柄刀後來便由秋瑾經常帶在身畔，成爲她的防身利器，秋瑾還爲它作了一首慷慨激烈，熱情奔放的寶刀歌，全文如次：

### 日本鈴木學士寶刀歌

鈴木學士東方傑，磊落襟懷肝胆烈，一寸常縈愛國心，雙臂能將萬人敵。  
平生意氣凌雲霄，文驚座客翻波濤，睥睨一世何慷慨，不握纖毫握寶刀。



寶刀如雪光如電，精鐵鎔成經百煉，出匣鏗然怒欲飛，夜深疑共蛟龍戰。  
入手風雷繞腕生，眩睛射面色營營，山中猛虎聞聲避，海上長鯨見亦驚！  
君言出自安綱治，于載成川造成者，神物流傳七百年，於今直等連城價。  
昔聞我國名昆吾，叱咤軍前建壯圖，摩挲肘後有呂氏，佩之須作王肱股。  
古人之物余未見，未免今生有遺憾，何幸獲見此寶刀，頓使庸庸起壯志。  
萬里乘風事壯遊，如君奇節誰與儔，更欲為君進祝語，他年執此取封侯！

秋瑾身懷寶刀回國，同行者有一怒休學，表示向清吏、日本政府抗議的田桐、石瑛、易本義等，共計三十餘人。爲了節省旅費，秋瑾迭次往返中日之間，都是坐的三等艙，和販夫走卒，工人苦力雜臥一艙中，輪船上的三等艙絕少見到少婦長女。但是秋瑾意態昂揚，人人起敬，在稠人廣衆中自有其女皇般的尊嚴。

## 吳樾南下二傑訂交

回國後，秋瑾決定以上海爲長江下游革命基地，她在虹口厚德里九十一號租了一幢房子，作爲留日同學的居留之所，同時也是同盟會的通訊處。爲了掩人耳目，在大門口掛上一個「蠡城學社」的招牌，蠡城當是蠡湖之謂。秋瑾指派張兆卿負責同盟會同志的通訊聯絡之責，張兆卿係由中山先生所派，隨同秋瑾同

國協助一切。

秋瑾爲使同返的留日同志獲得安頓之所，發動同志籌募捐款，設立了中國公學。同時，她更爲開通風氣與提倡女學起見，籌了幾千元捐款，創辦中國女報。這一份空前未有的中國婦女月報，似應在中國報業史上，列爲重要的一章。可惜的是筆者遍查史料均付闕如。茲特錄下中國女報發刊詞中最重要的一段：

「……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，通全國婦女聲息於朝夕，爲女界之總機關，使我女子生機活潑，精神奮飛，絕塵而奔，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，爲醒獅之前驅，爲文明之先導，爲迷津筏，爲闔室燈，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，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，拍手而歡呼，無量願力，請以此報創，吾願與同胞共勉之。」

中國女報洋裝精印，一月一冊，內容有論說、演壇、新聞譯編、調查、尺素、詩詞、傳記、小說等等。文字力求通俗淺近，主筆一職由徐錫麟的得意門生陳伯平担任。當時陳伯平在秋瑾左右，成爲秋瑾的得力助手，他身兼女報主筆與中國公學教員二職。他對於革命工作一向主張採取激烈手段，常常向秋瑾自動請纓。願意担任暗殺工作。秋瑾嘉其志，便主動的從事小型炸彈的製造。秋瑾、陳伯平兩個人對於化學都是外行，兩個人祇是在暗中摸索，購藥製彈，終於出了大禍。一日正在試驗炸藥性質，一時失慎，炸藥轟然爆炸，秋瑾傷手，陳伯平傷眼，所幸傷勢還輕。祇不過爆炸巨響驚動了四週鄰居，巡捕趕來查探究竟。幸虧秋瑾，陳伯平掩飾得宜，總算沒讓巡捕看出破綻，但祇飽受一場虛驚而已。

使滿清官吏爲之震撼的吳樾炸五大臣案，是爲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樁鐵血革命行動，炸彈謀刺案件，也是由秋瑾所鼓舞支助，所發蹤指示的。勇炸清廷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烈士，字孟俠，是一位獨立特行，卓犖不羣的熱血青年。他久仰鑑湖女俠秋瑾的蓋世英名，一直無緣識荆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秋瑾自日本返國，吳樾時在保定高等學堂就讀，他得到消息便啓程南下，祇爲了謁見久所心儀的女俠秋瑾，一償平生大願。

那一年秋瑾三十二歲，吳樾年祇二十八，他到上海先往會晤蔡元培，拿了一封蔡元培的介紹信，再赴虹口請謁秋瑾。兩人接席傾談，秋瑾向吳樾剖析天下大勢，闡述革命計劃使吳樾倍增欽仰。兩位肝胆相照的同志，鑄成有如姊弟的感情。當秋瑾憤慨的談起清廷侈言立憲，遂行愚民政策，轉移全國同胞的目光，業已形成革命工作的一層阻礙。吳樾便義憤填膺，自告奮勇。他「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性命，決心在北京北洋車站，狙擊五大臣。說時鬚眉皆動，目眦幾裂，秋瑾也爲之感奮，因此她毅然奮袂而起。慨然的說：

「很好！我明天就陪你北上，到北洋火車站實地查勘擬訂計劃。」

吳樾欣然應允，告辭而去。當夜，秋瑾檢點衣物，興奮難寐，她寫了一首述懷詩道：

### 重上京華申江題壁

又是三千里外程，故鄉回首倍關情，高堂有母髮垂白，同調無人眼不青。

懊惱襟懷偏泥酒，支離情緒怕聞鶯，疏枝和月都消瘦，一枕淒涼夢不成。

## 秋瑾部署炸五大臣

秋瑾這一次重上京華，匆匆而去，匆匆而返。只是由吳樾陪同，在北洋火車站裏站外，相度了一下環境和形勢，商量好了如何謀炸五大臣的計劃，她旋即隻身南旋，開始爲吳樾準備炸彈及應用各物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八月初，吳樾偵悉清廷決派鎮國公載澤、戶部侍郎戴鴻慈、兵部侍郎徐世昌、湖南巡撫端方、商部右丞紹英，赴西洋各國考察憲法。吳樾立即再往上海，從秋瑾那兒領到兩枚炸彈，以及所需物件。抱着必死的決心，辭別秋瑾，慨然成行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八月二十六日，北京正陽門車站冠蓋雲集，熱鬧非凡。大小京官在月台上列隊恭送五大臣啓程出洋考察憲政。吳樾烈士化妝成一名僕役，手提衣包，腰間暗藏兩枚炸彈，雜在人叢中直登花車。那時候載澤等五大臣正站在花車門前向送行官員道別，然後陸續跨上火車。吳樾則已經接近兩車啣結處，眼看着這一次驚天動地的謀炸五大臣鐵血行動即將成功了，斜刺裏竄出一個程咬金來。

非如各家咸謂吳樾所懷炸彈提前爆炸，係因接駁車廂，花車猛退，而吳樾所攜之炸彈撞針受震所致。因爲當時五大臣已在絡繹登車，斷沒有在這時候接駁車輛，致使列車猛退，人人立脚不穩的道理。吳樾炸彈突然爆炸，那是由於有一名徐世昌的老家人王四，一眼看出吳樾面生，形跡可疑。他當機立斷，動手把吳樾推下車去，殊不料竟會推在吳樾腰間所藏的一枚炸彈上，於是炸彈轟然爆炸，古都北京初聞爆炸聲響

，吳樾當場炸斃，王四和紹英二人受傷，以王四的傷勢較重。

這王四原是南皮張之洞的傭人，由高陽相國李鴻藻介紹他到徐世昌家，徐世昌給他捐了一個六品頂戴，讓他担任門房。一年四季敲竹槓拿門包，很發了一點財。因此他對徐世昌忠心耿耿，知恩圖報。這一次救了五大臣的命，身受重傷，又得了徐世昌重重的一筆獎賞。

吳樾壯志未成身先死，罹難噩耗傳出，同志至深哀悼。謀炸五大臣案係由秋瑾、吳樾通力合作，吳樾死難，乃使秋瑾爲之大慟，她曾寫下一首長歌：

### 弔吳烈士樾

崑崙一脈傳驕子，二百餘年漢聲死，低頭異族胡衣冠，腥羶污人祖宗恥！

忽地西來送警鐘，漢人聚哭崑崙東，方知去日豚尾子（指清吏腦後的髮辮，有若豬尾——筆者註），不是當年大漢風。

裂眦齒指爭傳檄，大叫同胞聲激烈，積恥從頭速洗清，毋令黃冑終淪滅。

大江南北羣相和，英雄爭挽魯陽戈，盧梭文筆波蘭血，拚把頭顱換凱歌。

年年月月馳駒隙，大漢光復總無策，志士奮呼東海東，胡兒虎踞北京北。

名曰同胞意未同，徒勞流血嘆無功，提防家賊計何酷（按時西后有「提防家賊」之語



，家賊意指漢人），奮起英雄出皖中（吳樾，安徽桐城人）。皖中志士名吳樾，百鍊鋼腸如火熱，報仇直似酬祖宗，殺賊計先除羽翼。爆裂同拼殲賊臣，男兒愛國已忘身，可憐憫憫天竟聳，致使英雄志未伸。電傳噩耗風潮聳，同志相顧皆色動，打破從前奴隸關，驚回大地繁華夢。死殉同胞剩血痕，我今痛哭為招魂，前仆後繼人應在，如君不愧軒轅孫。

### 湘皖浙三省大舉事

當時，秋瑾爲貫徹她提倡女子教育的素願，並爲便於工作，掩護身份計，在上海擔任滬溪女學的教員。自從製造炸彈失慎傷手，她一連請了好些時的假。傷癒以後，同盟會同志，奉派前往南洋辦學的董鴻禕致函國內，希望能邀集一批同志到爪哇去相助。秋瑾又一度很想南遊，領略一下南洋蕉雨椰林的風光，但却遭到同志的一致反對，因爲她負有主持浙江方面革命起義的重責大任。那時節徐錫麟已經斥巨資活動官職，由他的親戚，前任湖南巡撫俞廉三，把他介紹給兩湖總督張之洞，再由張之洞轉介直隸總督袁世凱，袁世凱再轉介浙江巡撫壽山，壽山更想他的岳父——慶親王奕劻代他設法，徐錫麟北上謁袁世凱，見慶親王。這兩個清廷權貴，對他興趣缺缺，徐錫麟乃藉淮安徐海大飢的機會，又重重的報效了一筆銀子，按例

加納捐貲，求補實缺。花了這麼大的氣力，他才得了個「發赴皖省，以道員候用」的進身之階。

恰巧新任安徽巡撫恩銘走馬上任，恩銘也是慶親王奕劻的女婿，所以他是壽山的連襟，又是俞廉三的門生。徐錫麟摸清楚了恩銘的底細，就央懇壽山、俞廉三寫信推荐，再拿着兩封够關係的介紹信去見恩銘，一篇大議論，說得舌翻蓮花，頑石點頭。恩銘認定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才，當他身兼安徽武備學堂總辦的時候，便委任徐錫麟為副辦，並且請他便宜行事，全權辦理。如此這般，徐錫麟謀官攫權，掌握軍隊的苦心孤詣，就有了一半以上的成功之望了。

於是他和秋瑾約定，安徽方面的革命工作由他負責籌劃，希望能夠很快的建立武力，發動起義，與秋瑾負責的浙江方面同時發難。

秋瑾正要回浙江去聯絡志士，加強革命組織。湖南同志劉道一、胡英、寧調元突然抵達上海，他們邀請各省在上海的革命同志舉行會議。劉道一用興奮熱烈的口吻，報告大家一連串的好消息：

一、湖南正面臨空前未有的大飢荒，尤以萍鄉、醴陵、瀏陽一帶為甚。天怒人怨，民情鼎沸。湖南同胞對於革命起義，有若大旱之望雲霓。

二、自萍瀏之役失敗，哥老會首領馬福益被湘撫端方所殺。湖南哥老會員誓報血海深仇。他們已推舉蕭克昌和龔春台為正副首領。並且開始運動萍鄉、安源礦工起義。劉道一神采飛揚的說：

「他們已經和我取得聯絡，向我提供保證，只要同盟會的檄文一到，他們馬上可以召集到六七萬人，

一致起而響應。」

因此，在那一次各省同盟會同志聯席會議上，作了一項重大的議決案：尅日起各省分頭進行，以湖南爲中心，擴及東南各省，發動所有的會黨及軍隊，對清廷展開總攻擊。席間並推定人選，湖南方面由劉道一主持，安徽、浙江兩省，則由秋瑾負總責。

散會後，滿懷興奮，眉飛色舞的秋瑾，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派陳伯平赴安慶，把聯席會議的決議，親口告訴徐錫麟，請他從速準備，等到萍瀏醴劉道一方面的義師發動，立即起而響應。

秋瑾已經決定入浙聯絡同志，高揭義旗了。她在動身以前，特地抽個空，到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，和她的盟姊吳芝瑛，還有吳芝瑛十六歲的女兒廉研，作一日之盤桓，也是最後的訣別。那一天，吳芝瑛，廉研母女但見秋瑾異于平日，意興盎然。她在小萬柳堂千百株垂柳相擁的名園裏，彈琴、唱歌、舞劍、吟詩，興高采烈，歡聲不絕。一日之間，她寫下了清新俊逸，吳芝瑛讚爲壓倒元白之作的四首七律：

### 春 柳 四 章

東風吹徹日初肥，幾度曾經汗染衣，陌上煙輕鶯並語，簾前春暖燕雙飛。

先生園巷斜陽晚，處士樓台宿雨稀，一曲白門搖落恨，送人離別太依依。

珠簾畫舫綠沙洲，笑對春風舞態柔，植去堪宜廉吏宅（按指小京官廉泉之宅第，廉、有雙

關意——筆——），移來剛傍美人樓。

一曲競歌樊素口，三眠學舞楚宮腰，江南江北愁如許，誰把蛾眉仔細描。  
和雨拖煙萬縷絲，靈和慣妒舞腰支，好將五斗師陶令，羞把雙眉擬紫芝，  
牽盡離情思婦淚，織成愁緒旅人思，永豐坊裏多垂線，曾許承恩向禁墀。

### 天寒地凍奔走全浙

衆口咸同，如所週知，秋瑾富於文學才華。她的詩與文，在遜清末造的女性文學家中，不作第二人想。然而，她的閑情逸緻，性靈作品，其最完美而純熟的，也只有這殉難以前的四首春柳而已。有此四首春柳，所以廉南湖、吳芝瑛的小萬柳堂可以克享盛名，永垂不朽。

那一天，秋瑾還有慷慨激昂之作，是爲廉研彈琴，秋瑾引吭高歌的

### 勉女權

吾輩愛自由，勉勵自由一杯酒。男女平權天賦就，豈甘居牛後！願奮然自拔，一洗從前羞恥垢，若安作同儔，恢復江山勞素手。

舊習最堪羞，女子竟同牛馬偶。曙光新放文明候，獨立佔頭籌。願奴隸根除，智識學問歷練就，責任上肩頭，國民女傑期無咎。

一日歡會，曲終人散。第二天，秋瑾便由革命同志王金發陪同，冒險押運日本村田式步鎗二百支，子彈四千發，通過重重關卡盤查，直入紹興府諸暨册局，那是浙江起義光復的一筆巨額投資。當日，負責押運的同志以秋瑾爲首，以次還有竺紹康、王金發和陳伯平。由秋瑾設計，拆開九張舊沙發，把槍械子彈藏在沙發肚裏，再縫好沙發面。包一艘木船，把這些笨重傢俱運到紹興去。竺紹康帶了一名伴當，那是他的十二舅，一副鄉巴佬的模樣。秋瑾靈機一動，把他們在必要時使用的五支手鎗，藏在十二舅的考籃裏。十二舅的考籃裏裝滿了書，五支手鎗就夾在書本中間。一行五人乘船啓程，揚帆直下紹興，一路平安無事。殊不知，到了倉橋，忽有警察多人氣勢汹汹，登船嚴密搜查。秋瑾等人十分緊張，臉色都變。只是這些警察萬萬沒有想到，沙發肚裏藏有槍械，搜查不出結果，只得廢然而去。詎料就在這時，全身簌簌發抖的十二舅，抖戰得太凶了。乒零乓啷一聲響，手提考籃脫了底，掉出好幾本書來。警察正在回頭探望，天幸見，掉出來的只見書本，而不見手鎗。秋瑾一聲長吁，警察望望然而去，總算逃過了這一關。

當日，抵達紹興府城裏的諸暨册局，休息一日，秋瑾不遑返里省母，又僕僕風塵，由一位熟悉浙東一帶地理形勢的同志王文慶陪同，冒着風雪，開始周遊全浙各地，聯絡會黨，發展革命組織。秋瑾遵從陶成章的意見，先去聯絡散佈金華、蘭溪一帶的龍華會。她首赴蘭溪，趨訪龍華會主要份子蔣樂山。蔣樂山也是一位革命志士，他在杭州紫陽學院就讀時，就已經參加過唐才常所籌組的自立會，唐才常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漢口舉事失敗後，蔣樂山回到蘭溪原籍，利用龍華會的基礎，暗中進行革命工作。秋瑾到訪，侃侃而



談，使蔣樂山大爲振奮。他親自陪秋瑾到金華府，往見龍華會副首領張恭和周華昌。張恭是一名舉人，和蔣樂山是紫陽學院的同學。當時正代理龍華會首領沈榮卿，在金華主持會務，設機關部於永慶戲班。其後移設金阿狗茶館。周華昌又名金海，一向仗義疏財，任勞任怨，在金華擁有很大的革命力量。他們兩位有幸接見秋瑾，頗爲秋瑾的豐采、議論所動，因而推心置腹，共商大計。張恭、周華昌把秋瑾當做自家兄妹，不惜向她盡洩龍華會中的一些機密，他說：「龍華會共有會員三四萬人，在金華府所屬八個縣全都没有分部，由紅旗大管事綜理一切事務。會員組織係由五言詩八句爲序，每一個字作爲一個代號，而以中間一字爲總紅旗，管理東南北西四區的散紅旗。會員之中紀律非常嚴明，分佈地區尚且遠及金華府以外，處州的縉雲，台州的仙居和天台兩地。」

### 競爭世界雄冠地球

龍華會三位主要人物，和秋瑾談得非常投機。秋瑾和他們交換情報，釐訂光復後全浙的戰略。張恭、周華昌、蔣樂山三人自告奮勇，深願由金華府的龍華會衆担任首先發難，高揭義旗。秋瑾則表示她將在紹興接辦徐錫麟的大通學校，作爲訓練幹部，聚集革命武力之用。龍華會首先自動贊助，周華昌派他的得力助手武義，率領一批精選的幹部投在秋瑾的麾下，張恭也派徐寶兒、徐順達二人追隨秋瑾，負責聯繫。這三位青年志士，後來都成爲秋瑾的重要助手。

辭離金華，秋瑾披星戴月，馬不停蹄，穿行於冰天雪地間，分赴諸暨、東陽、永康、縉雲等各地。與各地會黨首領分別晤談，切取聯絡。這是一次收獲至爲丰硕的旅行，各地會黨首領表示熱烈擁護秋瑾領導全浙同胞革命起義，並且決定以未來的大通學校爲全浙革命組織聯絡中心。

懷着興奮熱烈的心情回到紹興，秋瑾立刻籌備大通學校開學事宜。她吸收了徐錫麟利用清吏爲掩護的高明手法，先到紹興府衙拜訪紹興知府貴福。貴福是個旗人，她的夫人對秋瑾十分賞識與欽佩，秋瑾便製造機會和她接近，甚至拜貴福夫人爲義母，使秋瑾能够經常到府衙內衙走動，拉上了這一層關係，至少在最初一段時期，對於秋瑾密鑼緊鼓在進行的革命工作，着實大有裨益。秋瑾申請設立大通學校體育會，呈文遞進府衙，沒有幾天便批准。而且在籌備開學時期，什麼事情都是那麼樣的得心應手，有如迎刃而解。

在大通學校開學之前，一個驚人的噩耗傳到紹興，驚得秋瑾等人目瞪口呆，心摧胆裂。初，劉道一原與秋瑾、徐錫麟約定，定於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陽曆十二月，清吏封印的那一天起義，詎料消息洩露，清吏全面搜捕革命黨人。李金奇在萍鄉被清兵追捕，失足溺斃於醴陵白鷺潭，蕭克昌則被捕殉難。姜守旦、龔春台爲先發制人計，迫不及待的在十月十九日集合礦工，於瀏陽金剛頭、萍鄉高家台兩地同時起義。醴陵防營士兵起而響應，起先倒也聲勢浩大，曾經屢次擊敗清軍，其後清吏調集湖北、江西兩省清軍入援，以三省兵力大舉圍攻，萍瀏豐起義卒告功虧一簣，全盤失敗，龔春台等奮戰不屈，至死方休。

當時劉道一正在長沙積極進行發動新軍及防營響應革命，萍瀏豐戰事既起。劉道一奔走益急，竟以行

動可疑而遭清吏逮捕。十一月十六日就義於長沙東南的瀏陽門外，年僅二十二歲。

光緒三十五年（一九〇七）正月，大通學校籌備工作宣告完成，秋瑾被革命同志推舉為大通學校督辦，實際上便是浙江省革命工作的領導人，此後秋瑾就一直以大通學校為家。

二月，大通學校舉行開學典禮，紹興知府貴福先期送來賀聯全堂。橫匾是大通學校的校訓：「愛國主義精神」。對聯則為：

競爭世界，雄冠地球！

對聯的起首二字，暗嵌「競雄」，那是秋瑾的號。開學之日，紹興知府貴福，親率山陰知縣李鍾嶽、會稽知縣李瑞年親臨敬賀。一府二縣相繼致詞，對秋瑾的熱心興學備致讚揚。

當時秋瑾兼具中國同盟會浙江主盟人和光復會首領之一的雙重資格，但是進行光復浙江的革命工作，則仍以光復會為主，這是因為便於與全浙各地會黨聯絡，攜手的緣故。秋瑾曾經悉心研究，重新擬定光復會的組織，將全體會員分為十六級，又由她自己寫了一首七絕詩，用詩中的第一至第十六字為代號，原詩如下：

黃河源溯浙江潮，為我中原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精胷是天驕。

至于十六等級的概略，則有如下述：

第一級「黃」首領，預定五人，但祇有徐錫麟一人。第二級「河」協領，秋瑾居其一。第三級「源」

分統，由會黨大爺担任。第四級「湖」參謀，由會黨五爺担任。第五級「浙」部長，由會黨幹部担任。第六級「江」副部長，由會黨幹部担任。第七級以下，代號以次類推，分由會黨人員，及大通學生担任。

### 運籌帷幄釐定戰略

秋瑾規定，凡是光復會的會員，必須戴上一枚金戒指暗號。金戒指上分刻A B C D E F 英文字母，一個字母代表一種職位。有了這一枚金戒指以後，光復會的同志無須介紹，一望可知。

又手訂光復軍軍制，將浙江光復軍編為第一至第九，九個師團，師團設司長一。再設北、中、南路三個總元帥，分別統率這九個師團的部隊。

至於軍職軍階，則分為八軍，用「光復漢族，大振國權」八個字作代號。軍階分為大將、副將、行軍參謀、行軍副參謀、中軍、左軍、右軍、中佐、左佐、右佐、中尉、左尉、右尉十三級。

其他各項的章制大致如次：

服制：衣短衫、對襟黑色，白色頭布，士兵則白月中大書「光」字。

肩章：白月中書「中、左、右」字樣，並書號碼。

胸綬：自大將至右尉皆佩胸綬，以顏色分別軍階等差，黃者為首（大將），白次之，紅又次之，淺藍又次之。

軍旗：用白色，中大書黑色「漢」字。

順旗：小三角形，內書「復漢」二字，黃地黑字，並蓋圖印。

鈐記：長方形，暫用木質。

令：用竹牌，計八支，上分書：「光復漢族，大振國權」八字，然後就中一剖爲二。一支發交統兵官，一支留存大營，以證傳令者之真偽。

文書：用暗碼（緊要事），照電碼加五十號，以防洩露軍機。

秋瑾運籌帷幄，經營擊劃，積極建立光復軍的革命武力。一般說來，她是以紹興城裏的大通學校的光復軍大本營爲總司令部。光復軍的散佈地區，則自處州縉雲，通過金華府金華縣，以至蘭溪、武義、永康等地，而以擁有弟兄最多的龍華會總會所在地——金華，爲主力集結之所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四月中，秋瑾在大通學校召開光復軍全浙軍事會議。光復會首領徐錫麟在安慶做官，不克參加，派陳伯平爲代表。陳伯平攜來徐錫麟親筆所擬的光復軍告示，用的是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二年的新紀元，日期則空着沒填，陳伯平告訴秋瑾說：

「徐先生再三關照，請各位同志切實注意告示上的這幾句話。」

秋瑾接過來看時，但見那上面寫的是：

「我漢族諸父兄弟，各安生業，無庸驚疑。如本軍軍士有來侵犯者，可首軍前，當治之以應得之罪



，勿稍寬縱。……此諭。

「一、滿人不降者殺。

二、反抗本軍者殺。

三、乘機打掠者殺。

四、造謠生事，妨害治安者殺。

五、仍爲漢奸者殺。」

這一次全浙軍事會議係由秋瑾主席，她會即席宣佈她的光復全浙全盤戰略，她說：

「這一次光復軍大舉義師，我們將先從金華方面舉事，再由處州方面接應。一俟杭州方面清軍調往金華，處州方面，就從紹興發出一支黨軍，渡過錢塘江襲取杭州省城。同時派人與省城裏的新軍、學生聯絡，作爲內應。杭州得手，全浙不難傳檄而定。萬一杭州不克，我們還可以退回紹興，南下金華，與我光復軍主力會合，道出處州，經由江西直趨安慶，與徐錫麟先生發動的安徽光復軍會師。」

在場同志，以一陣熱烈而持久的掌聲，通過了秋瑾所釐訂的作戰計劃。秋瑾方始鄭重的宣佈：

「我已經決定了起事的確定日期，是今年的六月十日。」

同志非常興奮，人人眉飛色舞，摩拳擦掌，熱烈盼望那一個驚天動地，轟轟烈烈的日子早日來臨。如果秋瑾當年的計劃真能實現，那麼，中華民國的誕生，將會比武昌起義的辛亥（一九一一）陰曆八月十九

日，提早三年一個月又九天。

### 軍警搜查化險為夷

全浙軍事會議甫行結束，馬上就有一位同志從杭州帶來一份驚人的情報，近日有人到省城告密，舉發革命黨人以紹興大通學校為機關，即將糾眾起事。浙江巡撫張曾敷聞訊後，業已採取緊急措施，他將以盤查倉穀為名，調派大批軍警掩入紹興，實際上則是專程前來搜查大通學校的。這位同志最後又石破天驚的說：

「這批軍警明天一早就到！」

在場同志當下便大起恐慌，幾有手足無措之感。唯有秋瑾七鬢不驚，雍容鎮靜。她只發出一道命令，將學校裏所藏的軍械以及機密文件，宣傳書報，全部清出，寄存他處。人多好辦事，經過一陣忙亂緊張，不到兩個時辰，秋瑾仔細檢查，她已能表示滿意。果然，第二天早晨，如狼似虎的清軍清警老遠巴巴的從杭州趕到紹興。秋瑾若無其事，從容肆應，軍警搜查了好半天，一無所獲，只好廢然而返，結束了這一場虛驚。

事後檢討，這會是誰去告的密，檢討結果，眾人的箭頭齊同指向紹興劣紳胡道南。

原來，秋瑾創設大通學校後，由於倡導新風氣，發揮尚武精神，暗中符合訓練軍事幹部的真正目的。

萬里乘風去，復來夏身索。  
海挾春雷怒，看圖畫移顏。  
色肯使江山付，奴厭濁酒難。  
銷憂國淚，敵時應祝出羣。  
才拚將十萬頭，歔血漢把  
乾坤力挽回。

秋瑾

鑑湖女俠秋瑾遺墨

她自己一直穿軍裝，而且經常攜帶師生多人，騎高頭大馬，往返馳驟。在守舊的紹興紳民看來，這簡直是驚世駭俗，離經叛道之舉。何況來自各地接受幹部訓練的會黨人士，多達一百餘人，其中也有若干女生。秋瑾一向主張男女平等，女生也得和男生一樣的學習兵式體操。秋瑾親自訓練那些女生時，要比訓練男生尤為嚴格。因而引起地方守舊派人士的批評指責，認為凡此都是兒戲、開頑笑、傷風敗俗的事情。甚至有人慫恿學生家長向秋瑾理論。當秋瑾振振有詞的例舉西洋各國女子也有體操課程為證，但是頑固偏執的家長却以自動休學為要脅，而秋瑾總是不屈不撓，據理力爭。

。因此便引起一名當地惡霸型的劣紳胡道南，他竟跑到大通學校來向秋瑾提抗議，居然惡言相侵，受過秋瑾的當面斥責。大通學生對秋瑾一向由衷敬愛，他們曉得了胡道南在找秋瑾的麻煩，莫不氣憤填膺，抄起棍棒，高聲喝打。要不是秋瑾急加阻止，胡道南少不了會挨一頓狠揍。其結果是他前倨後恭，判若二人，自動向秋瑾道歉，大通學生方始讓他抱頭鼠竄，狼狽而逃。因此，大通師生追憶前情，便認定是胡道南挾嫌告的密。

大通學校被搜查的這一關僥倖渡過以後，一連串大不幸的消息却在接踵而來。會黨同志人數多達數萬，他們縱有一腔忠義，滿腔熱血，但却警覺不夠，易於衝動。秋瑾既已宣佈定六月初十爲起義之期，又發出了任命張恭、竺紹康、王金發、周當昌、徐寶兒、呂嘉益等爲光復會分統的委任狀，全浙各地會黨同志莫不秣馬厲兵，躍躍欲試，大有興奮鼓舞迫不及待之概。因此，首先就是武義方面的會黨同志一時失口，洩漏了舉義日期。輾轉傳到武義知縣錢寶榕的耳裏，他立即電請浙撫張曾敫請兵。張曾敫不敢怠慢，派參將沈棋山率部馳往剿辦，清軍湧到，武義光復會分統劉耀勛倉促應戰。時在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五月二十二日，武義光復軍彈盡援絕，劉耀勛中彈身亡，同志死難者達三十餘人，武義光復軍因之全部解體。

金華方面，又肇大禍。在全浙軍事會議席上，秋瑾曾指定由徐寶兒負責方面軍事。徐寶兒從紹興回到金華，竟因爭奪田產訟案下獄。到了五月二十三、四日，金華會黨同志因徐寶兒遲遲未獲開釋，唯恐臨到

起義之期軍事指揮乏人，便由他的一位好朋友倪金邀集同志，公然劫牢。當大隊軍警趕到，那輕舉妄動的十餘位同志死的死傷的傷，被捕的被捕，起義計劃全盤洩露，給予光復軍一次最慘鉅的打擊。

### 成仁取義便在今朝

更糟的是安慶方面，徐錫麟先已接獲通知，定期六月十日皖浙兩地同時舉事，偏偏有一位光復會會員葉仰高在南京被捕，供出革命黨有人潛伏官場，掩護活動，其中竟有徐錫麟的化名。兩江總督端方即將葉仰高的供詞拍電報給安徽巡撫恩銘，恩銘還把這個密電交給徐錫麟看過。此外又有徐錫麟的同僚顧松，早對徐錫麟起疑，一再的在恩銘跟前挑撥。徐錫麟唯恐身份洩漏，一着錯全盤輸，他祇好被迫提前舉事。五月二十六日，徐錫麟藉恩銘到巡警學堂主持畢業典禮的機會，雙手開槍擊斃恩銘，然後親率陳伯平、馬宗漢及學生同志三十餘名，佔領軍械所與大隊清軍力抗，歷一個時辰之久，陳伯平中彈死，徐錫麟力竭被捕，二十六日晚間慷慨赴義，得年才三十六歲。

秋瑾在紹興閱報，獲悉安慶起義失敗，徐錫麟壯烈犧牲的消息，當時她內心之中的悲慟與失望自可想見。週圍的同志們羣情激昂，悲憤莫名，有人主張紹興也提前發難，進佔紹興府城。也有人勸秋瑾順應時勢，及早離去，然後徐圖再舉。秋瑾慷慨義烈，不減鬚眉，她終於採取了積極進取的主張，立即組成一支敢死隊，並且電促嵊縣紹康，飛調嵊縣光復軍，前來裏應外合攻取紹興。



竺紹康接到電報以後立刻集合全軍，整裝開拔，他命裘文高爲前部，率部馳赴紹興。那兒想到裘文高熱血沸騰，求功心急。他沒有遵從竺紹康的號令，當部隊開到嵗縣西南二十八都村的時候，便亮出了光復軍的旗幟，攻打清兵，擊斃清兵哨官及士兵數十人。行動過早，附近清兵旋即開到，裘文高一看他寡不敵衆，只好率領殘部，退往東陽去了。

這個消息傳到紹興，劣紳胡道南自以爲他報仇雪恨的機會到了，他馬上到紹興府衙去向貴福再度告密，秋瑾正是浙江革命黨的首領，即將親率大通學生攻佔府城。貴福被胡道南吓了一大跳，他連夜化裝爲平民，偷偷的到杭州去請兵。杭州省城裏的浙江巡撫張曾敷據報，他立遣巡防營統領李益智，率領清軍一標（一個團），乘船渡江直入紹興包圍大通學校。

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四日清晨，時值盛夏溽暑，大通學校已經放暑假。秋瑾正在校長辦公室裏，好整以暇的寫她一生中最後一篇詩稿——

### 自題男裝小照

儼然在望此何人，俠骨前生悔寄身，  
過世形骸原是幻，未來境界却疑真。  
相逢恨晚情應集，仰屋嗟時氣益振，  
他日見余舊時友，爲言今已掃浮塵。

詩中的「過世形骸原是幻，未來境界却疑真」，以及「他日見余舊時友，爲言今日已掃塵」。倘加細細玩味，可以發現大有一語成讖的不祥之兆。

秋瑾剛把這兩首詩寫完，膽正。門外轟地闖進一名叫姚勇忱的學生出來，他驚慌駭亂，高聲大叫：

「協統，不好了，杭州派來的大軍，現在已經快到了呀！」

秋瑾聽了，依舊聲色不動。她鎮定如常的起立，吩咐姚勇忱說：

「好，你趕快通知所有的同志，收拾一切，準備迎戰。我們成仁取義，就在今朝！」

姚勇忱還在很着急的催促秋瑾逃走，他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「我看協領還是暫時離開這裏，暫時避一避。將來聯合各處同志，再圖大舉，也不為遲。」

然而秋瑾却語氣果決的答道：

「姚勇忱，我早已決定與這大通學校共存亡了！」

言訖，秋瑾面容肅穆的拿起滿貯機密文件的皮包，又打開抽屜，取出手鎗，裝滿子彈。姚勇忱眼見苦勸不動，秋瑾早已有與清軍週旋到底的決心。他只好轉身奔出，將留在學校補習的十名學生，還有五位革命同志全部找來。這些學生同志全都受過嚴格的訓練，所以他們在進入校長辦公室時，已經是持鎗在手，武裝齊全。革命同志程毅首先果決的說：

「統領，我們決定誓死抵抗，為先烈復仇！」

秋瑾領首答道：

「對，我們報仇雪恨，就在今天！」

## 清吏殘暴令人髮指

然後她語語叮嚀，清兵來時如何散開，如何射擊。還領着大家作了一次演習，正午時分，飽餐一頓。十四名兒女英雄抱着必死的決心，嚴陣以待大隊清軍之來。一會兒，又聽到同志王植槐自外飛奔入內，大聲警告：

「清軍已經開到，正在包圍我們學校！」

秋瑾心知生死搏鬥在即，她霍然起立，發號施令，命同志學生各就各位，舉槍待射。一瞬眼便聽到校門外清軍人語馬嘶，聲聲厲喝：「快抓革命黨呀！」接下來又是訇然一聲巨響，大通學校的大門，已被清軍合扛巨木，猛力撞開。

大隊清軍叫叫嚷嚷，推推搡搡，從開的大門口一湧而入，秋瑾站得臨近，看得真切，她舉槍就射，十四名學生同志齊同開火，清兵猝不及防，當下就有二十人中彈倒地，不死即傷。這一來清兵方知秋瑾迎頭痛擊的厲害，發聲喊，扭頭就跑。又等了好半響，清吏調來了清兵主力火槍隊，雙方自此展開熾烈的射擊戰，你來我往，彈如雨下。秋瑾這一邊終因人槍過少，難以肆應清軍密集轟射的火網，有一名學生中彈殉難，錢應仁、石雲煦雙雙負傷。清兵的火力越來越烈，秋瑾等人的槍彈全打完了。於是秋瑾決定撤退，她把手中的皮包拋向牆角落，指揮眾人突圍而走。可是清兵愈來愈多，大通學校早已陷入重圍，秋瑾攻奪

後門突圍的計劃根本無法實現，清兵蜂擁而來。秋瑾首先被執，餘人亦被相率擒獲。生爲女身的秋瑾且被凶暴清兵撕破衣服，肆意毆打。學生唐冬生肩背中彈，落入河裏，殘忍無比的清兵竟會對準他的肚皮連連轟擊，直轟得唐冬生腹部炸裂，腸胃一湧而出，厥狀之慘令人不忍目覩。

那一天，率領清軍攻打大通學校的清吏，除了巡防營第一標第一營管帶徐某，還有山陰知縣李鍾嶽，會稽勾縣李瑞年，以及貴福所派的一名親信。他們在大通學校搜到六十三支鎗，近七千發子彈。

是夜，紹興府大堂上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公堂上面設三副公座，紹興知府貴福、山陰知縣李鍾嶽、會稽知縣李瑞年，三堂會審秋瑾一案。程毅、蔣繼雲、徐頌揚、錢應仁、呂植松、王直槐、石寶照等一一作了口供，畫過了押。貴福方才高喊一聲：

「帶秋瑾！」

秋瑾披頭散髮，衣衫破爛，顯見她吃過苦頭。貴福不認自己的乾女兒了，他疾言厲色，聲聲追詰，無奈秋瑾始終還他一個鉗口無語，相應不理。貴福怒不可抑，把一塊驚堂木敲得震天价響，秋瑾則置若罔聞，依舊一語不發。惱火了心狠手辣的貴福，他下令給秋瑾用酷刑，先上天平架，再取來燒紅的鐵鏈放在地上，由四名衙役強壓着她直跪下去。但聽秋瑾一聲慘呼，偌大的大堂上瀰漫着皮焦肉爛的異味，可憐秋瑾的兩個膝蓋，已被燒灼得焦如炭石，竟無寸膚，秋瑾幾次三番昏暈過去，却是她依然咬緊牙關，堅持不招。貴福無奈，命人取紙筆親自寫口供，秋瑾方始掙扎坐起，寫下國人言之心酸難忍的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。

，千古不朽的名句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六月初六，鑑湖女俠就義紹興丁字街古軒亭口，時間在清晨三時左右，天地如墨，萬籟無聲。她從死牢裡被押出來的時候，上身僅祇穿一件白紗汗衫，下面穿一條原色生衫褲，腳登皮鞋，雙手背綁，還釘得有鐵索唧噥的腳鍊。秋瑾面目不辨，因為她在公堂受過天平架的毒刑，一對眼珠凸出了眼眶之外，就那麼規規悠悠的盪着，令人看了怵目驚心，肝胆欲裂，所以沒有人敢探望一眼她的臉部。

秋瑾雙膝潑爛，步履艱難。她頸子上也繫有一條鐵鏈，由一名高大的差役牽着走，但是事實上她已無法移步，因此她是被四五名差役一路上推推拉拉在往前跌跌撞撞的。臨到丁字街古軒亭口，迎面來了一名面目猙獰的劊子手，他飛起一脚猛力把秋瑾踹倒在地，然後便把她的雙手反綁在一根殺人樁上，姿勢仍舊是屈膝下跪，秋瑾在臨刑前曾經竭力的抬起頭來，向正前方眺望一眼，彷彿她在向大好河山，祖國同胞投以留戀的一瞥。然而，實際上她是什麼都看不見了。

### 金刀飛處頭顱如斗

行刑的劊子手攜有一名助手，在行刑前由那名助手一把撈起秋瑾的三千青絲，拚命的往前拉。使勁拉頭髮的作用是要使秋瑾的頭頸儘量拉長，由而肌膚因過度繃緊漸漸堅硬。否則的話，人之將死全身鬆軟，



那怕有再鋒利的大刀，也沒法砍下那顆頭來。清吏清兵對待三十三歲的一代女俠秋瑾，誅戮方式之殘酷，有勝於廚師殺鷄宰鵝。至今思之猶仍令人切齒！

一頭秀髮拉到不能再拉，劊子手將手中的鋼刀高高的舉起，重重的砍下。監斬官李鍾嶽和在場官兵衙役同聲發出一聲長嘆。天地同悲，日月無光，古往今來從沒有任何一位女性，死得像秋瑾這麼壯烈，這麼淒慘！

秋瑾慷慨赴義後，曾有一位無名氏，在當時報章上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：「蝨城劍俠」的調寄虞美人詞，全文如下：

金刀飛處寒光逗，斷送碧麗紅袖，擲個頭顱如斗，血染軒亭口。錢塘夜湧蛟龍吼，中外同胞眉皺，贏得傳奇垂後，名共河山壽！

誠所謂：「芳魂地下應含笑，留得千秋女俠名」。如秋瑾烈士，洵不愧生而爲英，死而爲靈。此所以秋瑾壯烈成仁後，依然有餘波盪漾，歷久不息。現謹摘要記述如下：

一、殮葬：秋瑾就義古軒亭口後，曝屍示衆，無人敢於出面辦理殮葬事宜，使這位一代女俠骸骨暴露，不知伊於胡底。後來還是她的兩位手帕交，義姐吳芝瑛、徐自華，奮然不顧一切，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險，暗中派人央求杭州慈善機關同善堂，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將秋瑾的遺骸草草收殮，暫寄於一所破廟之中。計其時，則秋瑾曝屍已經七八天了。

及後，吳芝瑛重返西子湖畔，和她母親同赴鳳林寺隨喜。獲得鳳林寺老方丈的首肯，以鳳林寺寺產之一，西冷橋畔，蘇小坡前的一角空地相贈。但是吳芝瑛後來還是送了老方丈五百兩銀子，爲秋瑾覓得一處埋骨之所。至此，秋瑾忠骸始得入土爲安。鑑湖女俠的墓碑係由吳芝瑛親筆所題，文曰：

「嗚呼鑑湖女俠秋瑾之墓」

吳芝瑛仗義殮葬故友，消息傳出，報章雜誌一概譽爲佳話。詎料事聞於清廷，聖旨迭下，有所謂查辦吳芝瑛，使吳芝瑛幾乎問罪繫獄，其後還是一位基督教徒洋夫人力保，吳芝瑛方始倖免於難。却是浙江巡撫突然奉旨，飭將秋瑾墳墓剷平。浙撫不敢不遵，起出秋瑾的靈柩，棄之於地。秋老太太聞訊，命人將靈柩迎回紹興，在清廷橫暴壓迫之下，懼而不敢營窆。此所以，秋瑾的靈柩又祇好暫厝於一間破廟。

但是清廷嫉恨秋瑾死後克享大名，博得全國同胞一致之同情與尊敬，極不願秋瑾遺蛻引人注目，於是諷使湘撫，教唆秋瑾故夫王子芳，叫他把秋瑾的靈柩迎回湖南。王子芳不敢違抗，命老家人楚五前往紹興迎靈。如此這般，秋瑾的忠骸，又千里迢迢，水陸轉駁，莫明其妙的搬回湘潭去了。

驚人血案餘波盪漾

然而，彈指之間，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八月十九（陽曆十月十日）武昌首義，各地響應，中華民國於焉建立。民國元年，王子芳和他的父親王獻臣先已病逝。湖南都督譚延闓，原是革命先進，他派人說服秋瑾

的婆婆屈太夫人，奉迎秋瑾靈柩落葬嶽麓山。然則新任浙江都督朱瑞，又是秋瑾的得意門生，他堅持秋瑾遺骸應該安葬西湖之濱。從而雙方各執一詞，相持不下，長沙杭州兩地，函電交馳，展開了一場秋瑾屍骸爭奪戰，遷延至數月之久。一日，長沙各界正在爲秋瑾舉行追悼會，浙江來人乘人不備，強將秋瑾靈柩取出，扛到預先僱好駛來的船上，竟將秋瑾遺骸奪走。

浙江當局煞費經營，用巧取強奪的手段，終將秋瑾靈柩迎回杭州。主事者在清廷剽平秋瑾坟墓的正前方，另闢一處墓地，再在附近闢地建造秋瑾專祠。至於秋瑾被剽平墓地的原址，又建造一座風雨亭，以應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的故事。未幾，孫大總統就職，且曾撥冗專程抵達杭州，親率國民黨諸要人如陳其美、胡漢民、朱瑞、屈文六等，爲秋瑾烈士舉行追悼大會。孫大總統尤曾頒賜「湖光生色」四字輓額。

秋案餘波：秋瑾壯烈捐軀後，與秋案有關之清吏劣紳，際遇之奇，令人匪夷所思，從而有了秋瑾死後顯靈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的說法。頭一個，是浙江巡撫張曾敳，秋瑾殉難不久，他調任江蘇巡撫。但是秋案餘波盪漾，報章抨擊不遺餘力。於是江蘇紳民堅決表示不敢領教張曾敳的「德政」，換言之就是拒絕張曾敳走馬上任。清廷無奈，只好再調張曾敳巡撫山西。然而山西同胞依舊表示婉拒，張曾敳自忖無地可容，終告鬱鬱而終。

第二個是紹興知府貴福，他在秋案過後調任安徽寧國知府，消息傳出，安徽全省公推代表六十餘人，羣集蕪湖舉行會議，一致議決堅拒貴福蒞任。貴福因而免職去官，一直都在江南投閑置散。民國以後，他

畏罪逃出關外，在關外老家供奉秋瑾遺像，朝夕頂禮膜拜，懺悔自己的罪愆，還輾轉托人向秋瑾的子女說項，深悔自己當年的孟浪，又說他已風燭殘年，去死不遠，苦苦要求盡釋前嫌，切勿找他報仇雪恨。由這些話裏，亦可想見其內心之不安與懼怕，凡此自是神明內疚所使然。

第三個是親率清兵前往大通學校強捕秋瑾，並且担任監斬官的山陰知縣李鍾嶽，他是漢人，平時官聲不壞。唯獨秋瑾一案，使他受盡天下人的唾罵，以及輿情的抨擊指責。李鍾嶽在秋瑾就義的第二天，就瘋狂的跑上大堂，將天平架等刑具，親手劈毀。旋即託病就醫，搬到紹興龍舌街一位朋友家中，連山陰縣衙他都不敢住了。秋瑾死後十七天，六月二十三日，李鍾嶽怔怔忡忡的又回到縣衙，無所事的等到深夜，捉筆寫了「冤枉」二字，帶到大堂上，莫名其妙懸樑自盡，一命歸陰。難怪鄉愚之徒，都說這是秋瑾烈士在向李鍾嶽追魂索命，李鍾嶽這才難逃一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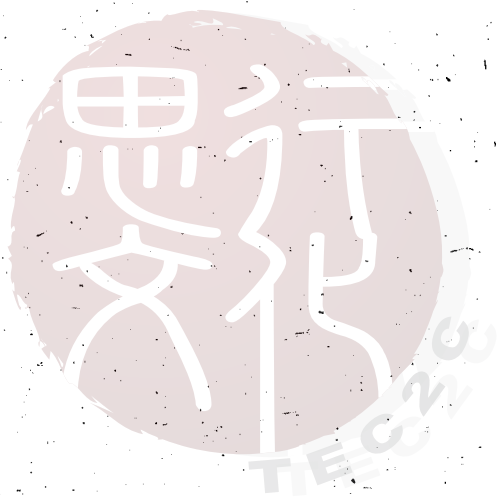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個是挾嫌告密，致秋瑾於死的紹興劣紳胡道南，他自以為行事機密，無人獲知他的劣迹。殊不知浙江的革命同志，早已查明了真象，人人對胡道南恨之入骨，皆欲生啖其肉。於是，胡道南乃於秋瑾就義不久，某日獨自一人，從家中外出，經過一條小橋的時候，橋下忽然閃出一位壯士，一連兩槍，命中要害。胡道南天憫恢復，報應不爽，也往陰曹地府去報到了。

秋瑾平生第一知己，她的義姊吳芝瑛，泣輓秋瑾一聯寥寥十字，寓意無窮，錄之以結束本文：

一身不自保，

人物春秋

千載有雄名。



九〇